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的疑問

吳誦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
展示服務處

提 要

藏於江蘇鎮江博物館，明代宮廷畫家謝環作於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的《杏園雅集圖》，一直被今人視為明初宮廷繪畫的重要記年記名代表作。在論及明初的庭園、雅集、人物肖像畫等等話題時，屢屢成為眾家學者們所援引徵用作為文獻參考的熱門畫作。但此卷圖畫部分的人物肖像筆法、著色並非一人所為，畫中人物所穿官服與《明史·輿服志》的規定亦有抵觸，書法部分和與會者的其他書法作品筆跡相差甚遠，流傳序列上亦有大片空白，如此種種，都使此卷的可靠性顯得疑雲重重。

關鍵詞：服飾、官制、謝環、明史、肖像、明代繪畫、杏園雅集

一、前言：前人研究與本文目的

明代宮廷畫家謝環正統二年（1437）所作的《杏園雅集圖》，由於卷後題跋序文對於畫中人、事、時、地交代清楚，使《杏園雅集圖》躋身為明初少數記年記名作品之一，進而常被援引作為繪畫風格分析的範例。而畫中的人事牽連極廣，皆為史冊有傳的公卿名臣，關於肖像人物的姿態營造、畫家謝環對本身自畫像的處理都相當耐人尋味。

現存的《杏園雅集圖》設色畫作，共有江蘇鎮江博物館與美國翁萬戈先生所收藏的兩個不盡相同，筆法各異的版本。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還有成書於1560年的明代善本書《二園集》中收錄，按照《杏園雅集圖》刊刻的線描版畫。早在1963年，曾任鎮江博物館館長的陸九皋即在《文物》上介紹該館收藏的《杏園雅集圖》（圖1，以下簡稱「鎮江本」），陸氏此文除介紹此卷圖、文與畫家簡介，還公佈並考證了圖卷上的流傳記錄。¹二十幾年後，陸氏1986年發表於《中國美術》期刊上的〈杏園雅集圖卷〉一文，又加上了謝環讒戴進傳說以及宣德時代（1426-1435）其他宮廷畫家等較詳盡的資料，另除詳細解說畫中家具擺設，敘述畫中人物字號、籍貫與資歷之外，更指出自己實地觀察的心得，如卷首第一個人物袍服上透有苔點，推測為後來所加等。在流傳部分，陸氏提出卷末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學士翁方綱（1733-1818）所作的長跋，考證出畫中人物的諡號、該次雅集中最重要的人物，合稱「三楊」的館閣大臣：楊榮（1371-1440）、楊士奇（1365-1444）、楊溥（1372-1446）等三人入閣的先後次序、楊榮和楊士奇居第的約略地點，和以該卷接縫處均鈐蓋有「關西後裔」的朱文方印，推測此卷可能原為楊榮家所收藏等數項貢獻。陸氏並提到曾聽旅居美國的翁萬戈說起，翁家也藏有謝廷循《杏園雅集圖》，提出杏園雅集以楊榮、楊士奇、楊溥三人地位最尊，當年可能共畫三本《杏園雅集圖》的推測。陸氏認為，三本當中以鎮江本最為完整，美國翁氏所藏為一欠缺卷首謝環肖像的較短殘本，另第三本則尚未發現。²

1982年，江蘇淮安縣明代王鎮（1424-1495）墓出土了一幅款署為「逾七翁」的謝環畫作《雲山小景圖》，中國大陸學者徐邦達認為「逾七翁」為謝環年過七十之後所用的自稱，因此徐氏認為謝環至少活到七十一歲。³「逾七翁」之說掀起一

1 陸九皋，〈謝廷循杏園雅集圖卷〉，頁24。

2 陸九皋，〈杏園雅集圖卷〉，頁43、50、63-64。

3 江蘇省淮安縣博物館，〈淮安縣明王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頁1-15。

陣推算謝環生卒年代的風氣，之後的尹吉男以及宗典等中國大陸學者都曾經為文以「逾七翁」為中心，並且參照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一直被認為是謝環「自畫像」的肖像，傾向在討論謝環的生卒年問題時，將謝環的生存年代延後，以符合鎮江本中「謝環」肖像面白無鬚，顯得較其他人物年輕的現象。^{4 5}

至於美國收藏家翁萬戈家傳的《杏園雅集圖》（圖2，以下簡稱「翁氏本」）則有1989年美國學者何慕文（Maxwell K. Hearn）針對畫中人物的姿態對應和位置安排，對於圖中所顯示的政治力量與圖畫價值作過一番闡釋。⁶

稍後，旅美學者宋后楣曾於《故宮學術季刊》中詳細考證畫家謝環的師承、交遊、為人與際遇，且估算謝環的生卒年約在1360年代到1452年之後，宋氏並將鎮江本與翁氏本《杏園雅集圖》的構圖、佈景及人物用筆等方面互相參照比對，認為鎮江本較有可能是謝環的真跡。⁷

日本學者鈴木敬也在1995年發行的《中國繪畫史》下冊明代繪畫部分，比對鎮江本與翁氏本。但鈴木氏認為翁氏本所具明初遺留的元代繪畫餘緒與浙派風格較鎮江本為多，筆墨比鎮江本具有個性。⁸

1997年，鎮江本《杏園雅集圖》應古根漢美術館籌辦《中國五千年》展覽邀請赴紐約展示，二本《杏園雅集圖》終於得以同時並觀。美國學者何慕文再度仔細比對了二本《杏園雅集圖》，並且從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560年刊刻的明代善本書《二園集》中找到了《杏園雅集圖》版畫（圖3，以下簡稱「版畫本」），與鎮江本的相似程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鎮江本又添一筆可能是謝環真跡的佐證。何氏注意到鎮江本與翁氏本二本《杏園雅集圖》卷後文字的筆跡問題，並試圖為二本《杏園雅集圖》斷代，但其所作的筆跡判讀僅限於鎮江本以及翁氏本題跋字跡之間的相互比較，並未參照與會人物其他的可靠書跡；而畫面部分也因未曾掌握其他同時同類作品，以不同的同時畫家所作的不同肖像作品以及時代稍晚畫家的

徐邦達，〈淮安明墓出土書畫簡析〉，頁16-18。

4 尹吉男，〈關於淮安王鎮墓出土書畫的初步認識〉，頁65-72。

5 宗典，〈謝環考〉，頁92-101。

6 Maxwell K. Hearn,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 47, Fall 1989.

7 宋后楣，〈元末閩浙畫風與浙派之形成（一）〉，頁101-104。宋后楣，〈元末閩浙畫風與浙派之形成（二）〉，頁127-132。

8 鈴木敬，《中國繪畫史（下）》，頁47-50。

同類雅集圖互相比較而甚有留白之憾。⁹

綜上所述，學界對於《杏園雅集圖》的研究，所專注考證的多半是鎮江本與翁氏本兩個版本的比對，以及依據鎮江本卷首謝環畫像，試圖考證對謝環的出生年代。然而，目前為止，學界的相關論述在探討兩本《杏園雅集圖》時，多有忽略鎮江本疑點，而把攻擊重點集中於翁氏本的情況，然而鎮江本在流傳順序、畫中細節，甚至與會者書跡方面看來卻不是一幅無懈可擊的畫作。其次，位於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卷首的第一個人物，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生平資料甚少畫家謝環的自畫像，因此備受學界重視，甚至將之視為是推斷謝環生卒年的重要依據，但是這個人物的身形後面透出背景石壁苔點的痕跡，似為畫成之後所補加，並且筆法用色和畫中其他人物差異甚遠，料想當非出自同人之手，如果僅憑此據用來推斷謝環的生卒年是否可靠？

由於學界早有鈴木敬、宋后楹、何慕文等前輩都曾仔細比對鎮江本和翁氏本兩種人物造型與設色用筆都大異其趣的《杏園雅集圖》，故此不再贅述。本文將按流傳、畫作、書風的次序，集中探討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的問題，以期更深入檢視這幅多年來深受學界愛用的重要作品。

一、流傳部分

（一）《杏園雅集圖》的相關文獻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是一圖文並裱的長卷，整卷除了《杏園雅集圖》的畫作本身以外，還有與會人士各自賦詠的詩文，裱於畫後。¹⁰（圖4）其中最重要的，是當日雅集主人楊榮所作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文中除了交代了杏園雅集此事的前因後果，成圖時地，畫家姓名以外，還詳述了畫中十名與會者的姓名官銜，更詳細指出各個人物在圖中的位置以供參看對照。因此，畫中人物各自姓名何名誰、官居何職都可確切指認。為了便於讀者比對參照圖文，茲錄全文於下：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1437）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于所

9 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20-256.

10 此文亦收錄於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文敏集》，卷14，頁1-2。

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群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士奇），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直）；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溥），左少詹事臨川王公（英），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習禮）；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述），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時勉），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循），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僦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康物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具以年高德邁，致政閑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休退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事同而其跡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¹¹

〈杏園雅集圖後序〉一文中所提到的重要資訊有：

1. 雅集時間：正統二年（1437）三月一日，當天休假。

出席人物：館閣諸公與精於繪事的謝庭循（環）等，主客共十人。

人物官職：少傅廬陵楊公（士奇）、少詹事泰和王公（直）、大宗伯南郡楊公（溥）、少詹事臨川王公（英）、侍讀學士文江錢公（習禮）、左庶子吉水周公（述）、侍讀學士安成李公（時勉）、侍講學士泰和陳公（循）、謝君官錦衣衛千戶，以及雅集主人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11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版本無「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款署字樣。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文敏集》，卷14，頁2。

2.對應肖像：按楊榮在〈杏園雅集圖後序〉對雅集來賓的描述，該文顯然是圖成之後的觀圖所作。文中提到除了畫家謝環的自畫像被安排在畫卷最末之外，其餘九位官員皆以三人一組的模式，共分三組，分布於畫卷前、中、後三段。以下，將按出場順序一一介紹：卷末緊鄰謝環而立的三人，分別是穿著藍色袍服的陳循、穿青袍補服的李時勉，以及和陳循穿著同樣藍袍的周述。畫卷正中間背靠石屏而坐的三人，第一位是穿著青袍補服的王直、端坐在王直右手邊的藍袍老者是當日地位最尊貴的客人楊士奇，雅集主人楊榮身穿紅袍補服坐在楊士奇右邊。而畫卷後段坐在杏花叢邊的三人，在楊榮右手邊，穿藍袍的是王英；第二位留著八字鬚，穿紅袍補服的是「三楊」之中的楊溥；最後一名身穿青袍補服，雙眼間隔很開，面前有張白紙的人物則是錢習禮。全畫主客共十人，當中共有五位穿著有補的官服，其餘未著官服的五人皆以素面藍袍造型現身畫中。

杏園雅集的與會人物個個來頭不小，楊榮、楊溥、楊士奇，合稱「三楊」，是明初「仁宣治世」的股肱重臣。¹² 陳循（1385-1462）、王直（1379-1462）、李時勉（1347-1450）等三人在英宗、代宗時期也曾發揮相當的政治影響力。¹³ 另外，王英（1376-1450）、周述（生年不詳，為永樂二年進士，卒於正統年間）、錢習禮（1373-1461）等人，在《明史·列傳》也各有專文介紹。¹⁴ 總之，圖中十名與

12 《明史》，卷 148，列傳 36，〈楊榮〉，頁 4138-4141。

楊士奇，〈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楊公榮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 12，內閣 1，頁 22-27。

《明史》，卷 148，列傳 36，〈楊溥〉，頁 4142-4144。

彭韶，〈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楊公溥傳〉，《國朝獻徵錄》，卷 12，內閣 1，頁 48-49。

《明史》，卷 148，列傳 36，〈楊士奇〉，頁 4131-4138。

王直，〈楊文貞公傳〉，《國朝獻徵錄》，卷 12，內閣 1，頁 28-35。陳賞，〈東里先生小傳〉，《國朝獻徵錄》，卷 12，內閣 1，頁 35-41。

13 《明史》，卷 168，列傳 56，〈陳循〉，頁 4513-4515。

〈前大學士陳循〉，《國朝獻徵錄》，卷 13，內閣 2，頁 1-4。王世貞，〈大學士陳公循傳〉，《國朝獻徵錄》，卷 13，內閣 2，頁 4-6。

《明史》，卷 169，列傳 57，〈王直〉，頁 4537-4541。

李賢，〈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諡文端王公直神道碑銘〉，《國朝獻徵錄》，卷 24，吏部 1，頁 25-27。〈王文端公傳〉，《國朝獻徵錄》，卷 24，吏部 1，頁 27-29。

《明史》，卷 163，列傳 51，〈李時勉〉，頁 4421-4424。

〈祭酒李忠文時勉公傳〉，《國朝獻徵錄》，卷 73，國子監，頁 7-9。

14 《明史》，卷 152，列傳 40，〈王英〉，頁 4195-4197。

陳敬宗，〈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安王公英傳〉，《國朝獻徵錄》，卷 36，南京禮部 1，頁 1-5。

《明史》，卷 152，列傳 40，〈周述〉，頁 4192-4193。

王時槐，〈左庶子周公述傳〉，《國朝獻徵錄》，卷 19，詹士府 2，頁 3。

《明史》，卷 152，列傳 40，〈錢習禮〉，頁 4197。

王直，〈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諡文肅錢公習禮神道碑〉，《國朝獻徵錄》，卷 35，禮部 3，頁 25-27。

會人士除了謝環以外，皆為曾修《實錄》、著有文集的館閣重臣，在如《國朝獻徵錄》等的文獻當中，該群官員的生平及相關資料其實為數頗豐，不難查考。

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亦見於《四庫全書》集部所收錄的楊榮文集《文敏集》，全文完全相同，其中相異之處只不過是載於《文敏集》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沒有最後「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的款署一行而已。另外，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建安楊氏家刊本的楊榮作品集《兩京類稿》卷十，也有一模一樣的〈杏園雅集圖後序〉。¹⁵ 看來此文確為楊榮當時為記念杏園雅集所作。和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裱於同卷的楊士奇之〈杏園雅集序〉，亦收錄於楊士奇的文集《東里集》中。¹⁶

而有明一代關於杏園雅集其事的相關記載頗多，泰半是為懷念先人風雅逸事所作的懷舊性文章，其中成化十三年（1477）倪岳（1444-1501）作有一篇〈翰林同年會圖記〉，記載成化十三年（1477）及第的傅瀚（1435-1502）曾舉辦一次宴會以敘同年之好，與會賓客中有人出示《杏園雅集圖》供眾人觀看，因此啓發倪岳想要仿效杏園雅集而辦了一場「翰林同年會」。此會席間請畫家高司訓繪圖留念，並且在圖成之後比照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撰寫了〈翰林同年會圖記〉。與會者除倪岳、傅瀚之外，還有李東陽（1447-1516）、吳希賢（1437-1489）、楊士奇的泰和同鄉晚輩羅璟（1432-1503）、謝鐸（1435-1510）、陳音、張泰（1436-1480）、焦芳、彭教敷、陸鼎儀（1441-1490）等天順八年（1464）進士入翰林者共十二人。¹⁷

這場「翰林同年會」與會者李東陽的文集《懷麓堂集》當中也有一篇〈書杏園雅集圖卷後〉，提到「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導，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時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其別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葬西為相近，而東（楊）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

15 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兩京類稿》，卷 10，頁 18-20。但文末亦無「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款署字樣。

1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亦收有裱於《杏園雅集圖》同卷的楊士奇，〈杏園雅集序〉文本。見楊士奇，〈杏園雅集序〉，《東里續集》，卷 15，頁 27-28。

17 倪岳，〈翰林同年會圖記〉，《清谿漫稿》，卷 16，頁 22-24。

此卷之末，以復尙寶之請云。」云云。¹⁸

既然此篇名爲〈書杏園雅集圖卷後〉，可見是題於某一本《杏園雅集圖》卷後的跋文。按照文中所列，李東陽三次得觀《杏園雅集圖》的次序，以及文末「識於此卷之末，以復尙寶之請」的文句，可見李東陽的〈書杏園雅集圖卷後〉是題在楊溥家的那一本上。

李東陽是天順八年（1464）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弘治八年（1495）累進文淵閣大學士，官至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立朝五十年，對翰林典故以及朝中故事多所知悉。在其文中提到，自己曾經透過當時擔任太常少卿的楊士奇之子楊導、擔任順天訓導的王英之孫王綸、以及楊溥之孫尙寶卿楊泰，親見以上三本分別收藏於楊士奇、王英以及楊溥家中的《杏園雅集圖》，並形容三本圖卷「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此外，李東陽表示還聽說過楊榮家亦有收藏一本《杏園雅集圖》，只是自己未得親見。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李東陽在寫成此文時，《杏園雅集圖》至少還有三楊以及王英家的四個版本存在並且爲人所知。王直與王英並稱東西二王，有了王英一份，自然不可能少了與謝環私交甚篤的王直。李東陽便是據此推斷「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也就是說正統二年杏園雅集的十名與會者應該各自都持有一本相同的圖卷。而若「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那麼今見從頭到尾差異甚大的鎮江本與翁本則顯然不會皆爲當時之作。這條資料補充並糾正了陸九皋氏1986年推斷《杏園雅集圖》僅爲三楊畫了三本的論點，並且使其所提鎮江本與翁本同爲真跡的說法顯得必須修正。

此外，成化八年（1472）會試、庭試二元及第的吳寬（1435-1504）亦曾得見《杏園雅集圖》，只是吳寬並未註明觀自何處。¹⁹ 弘治十二年（1499）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屠滸（1441-1512）也援引杏園雅集有圖傳世的故事，請兩位宮廷畫家呂紀（約1430-1504左右）、呂文英（1421-1505）依杏園雅集之例，爲其慶生宴會作《竹園壽集圖》。²⁰ 以上三例均提到「杏園雅集」故事，並論及曾經展玩觀賞《杏園雅集圖》之事，可見杏園雅集不但真有其事，並且「杏園雅集」的典故逸事流傳甚廣，有明一代得觀《杏園雅集圖》者爲數甚眾，只是年深歲遠，已經無法考證他們各自看見的到底是哪一本了。

18 李東陽，〈書杏園雅集卷後〉，《懷麓堂集》，卷73，頁14-15。

19 吳寬，〈冬日賞菊圖記〉，《家藏集》，卷38，頁9。

20 吳寬，〈竹園壽集序〉，《家藏集》，卷45，頁10-13。

其中，弘治十二年竹園壽集與《杏園雅集圖》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與屠滸、呂紀、呂文英等人共同參加竹園壽集的賓客還有戶部尚書周經（1440-1510）、御史耜鐘（1440-1499後）、周經的兩個兒子周孟、周魯，以及其他好幾名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時期的重要官員，如右副都御史顧佐（1443-1516）、戶部右侍郎李孟暘、戶部尚書王繼（1433-1503）、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珪（1430-1511）、吏部右侍郎秦民悅（1434-1452）、以及戶部左侍郎許進（1437-1510）等人。根據吳寬所作的〈竹園壽集序〉記載，在《竹園壽集圖》繪成之後曾經轉寫，使與會者各得一卷收藏。²¹ 其中許進的兒子許論（1495-1566），在1550年代巡撫太原時得到一本《杏園雅集圖》，於1560年與家傳《竹園壽集圖》刻為版畫，合刊於一冊之中，命名為《二園集》。²² 現在許論《二園集》中《杏園雅集圖》的原稿雖已不知去向，但由於《二園集》中的版畫本《竹園壽集圖》與現藏於北京故宮的《竹園壽集圖》幾乎一模一樣，因此，相信許論得於巡撫太原時的《杏園雅集圖》佈局構圖應與現存的版畫相當雷同，可說是以版畫的形式保存至今，這就是現今圖3所見版畫本《杏園雅集圖》的由來。

（二）鎮江本《杏園雅集圖》流傳紀錄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卷的圖文題跋順序大致如下：圖、當日與會者所作詩文，以及後來曾觀此卷者的題跋。由於題跋流傳記年較為肯定確切，故在本段優先討論。

根據前鎮江博物館館長陸九皋氏的紀錄，此卷是在「解放後」，由銀行家唐壽民（1892-1974）捐贈給鎮江博物館。²³ 所謂的「解放後」，指的應該是1949年以後。此卷最後一次裝裱的卷外題簽上有「南泉為梅岩（萬姓）置，乙亥嘉平」字樣，陸九皋氏推斷此一「乙亥」應為光緒元年（1875）的紀年干支。

畫卷上所留下的收藏印，撇開年代不明的「常（毫、毫）州何氏珍藏」朱文印，以及「慎餘堂書畫記」、「遂翁審定」白文章以外，還有多次鈐蓋於騎縫處「關西後裔」之印，被陸氏斷為楊榮家藏印章，並大膽推論該卷自正統二

21 吳寬，〈竹園壽集序〉，《家藏集》，卷45，頁13。

22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483。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23 陸九皋，〈杏園雅集圖卷〉，頁43。

年（1437）畫成之後一直收藏在楊榮家中。²⁴但整卷當中第一筆裱於同卷的後人題跋紀錄的年代竟然晚至乾隆三十年（1765），是江德量（1736-1780）所作「乾隆乙酉五月十二日江德量題無上神品」的題簽，與杏園雅集當日足足有著間隔了三百多年的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繼江德量之後的收藏紀錄幾乎間隔都在三、四十年左右，分別有翁方綱（1733-1818）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為初彭齡所作的長跋，以及葉名琛（1806-1859）的「葉名琛印」、「平安館」以及「世襲一等男爵」三方印章。²⁵考《清史稿》〈葉名琛列傳〉，葉名琛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因防守英軍入進廣州城有功，受封為一等男爵，故可知其收藏年代應在道光二十九年之後。²⁶

陸九皋氏雖然推論鎮江本《杏園雅集圖》自1437年畫成以後就一直收藏在楊榮家中，但是整個手卷一直到三百二十八年後的乾隆三十年，才出現了第一筆裱於同卷的後人題跋紀錄。關於這一段三百多年流傳紀錄上的空白，十分引人好奇，因為此卷若是真的一直收藏於楊榮家中，何以至於這橫跨明清兩朝的三百多年竟無一筆楊榮後人自題或請他人作記代題的資料？甚至連一個楊榮子孫所加蓋的閒章也沒有。至於導致這段橫跨明、清兩代三百多年的空白究竟原因為何？目前不得而知。而此一流傳上的空缺，則著實啓人疑竇。

二、圖中疑點

除了流傳序列上三百多年的空白，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畫中還有數處令人不解的疑點。畫中主客十人肖像的筆法用色不是同一位畫家的手筆；而圖中人物所穿官服的袍色也與《明史·輿服志》的規定不合。這使得鎮江本《杏園雅集圖》是謝環真跡的說法面臨極大的考驗，以下將按畫中人物的出場順序，由右向左次第論述。

（一）謝環肖像

24 陸九皋氏於《文物》所發表的文章載「亳州何氏珍藏」（頁24），於《中國美術》發表的則是「常州何氏珍藏」（頁43），而《中華文化五千年集刊》所刊的則是「亳州何氏珍藏」。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25 陸九皋，〈杏園雅集圖卷〉，頁43、50、63-64。

26 《清史稿校註》，卷401，列傳181，頁9959。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畫卷部分一望可知的問題，當屬卷首謝環「自畫像」。研究此圖的老前輩陸九皋早在1986年即為文推測此一袍服上透有苔點的人物肖像係後來所加。但陸氏所持的看法卻是，此一肖像雖為後加，卻還是謝環的親手之作。²⁷

然而，謝環肖像無論用色、筆法和其他人物均有明顯差異。鎮江本除了謝環以外的賓主九人服裝顏色共有紅、青、藍三種，其中楊榮的紅袍和楊溥的紅袍顏色相同。王直、錢習禮和李時勉三人的青袍顏色也都相去不遠，穿藍袍的共有楊士奇、王英、周述和陳循，若非細看，這四人的服色亦頗一致。反而是謝環的肖像袍色比其他人的藍袍顏色稍深，但也不是青袍的色澤。謝環的袍色介於青藍之間，似乎是作畫者想要畫成藍袍，調色上卻未能達成目標的結果。

此一謝環肖像背透景物，顯然是背景圖成之後所添加。然而，若是補筆畫家與原作者相同，對所用色料與畫法程序的掌握，肯定差異不大。圖中其餘九人的袍色鮮豔，似為採用礦物性顏料畫就。而礦物性色料同時也具有遮蓋性良好的特質，若是同一位畫家要在畫成之後補畫一人，只要適用現成色料想點辦法，不但可以避開袍服調色上淡於青卻深過藍的明顯差異，亦不致產生如今所見人物背後透出苔點石壁形同鬼影的突兀效果。

除了袍色，謝環肖像臉部的膚色也較其他人物慘白，根本不像是使用同一批色料作畫的產物。並且謝環的衣領和袍色接近，和其他人物領色一致純白的模式不同。並且謝環肖像的線描筆法也和其他人物差異甚大。頸部以上除了面色慘白以外，頭、身之間似乎完全斷開，毫無結構上的承接關係，頭部懸空漂浮在沒有頸線連接的衣領之上，是典型初學畫者或臨摹疏忽所致的「無情筆」案例。表示謝環下半身袍服垂墜皺折的線條較為屈曲細弱，不似楊榮、楊士奇下身袍折線條的勁直爽利；謝環肖像右手袍袖描線也多為遲滯猶豫的不確定弧線，無甚粗細變化，而不像楊榮、楊士奇肖像所採用，較為方折，粗細有別的袍袖描法。而在最後最重要的是謝環肖像的袍服正中間，還少了其他人物都有的那一條開襟線，而此一其餘九人都有，獨獨謝環肖像所缺的袍服開襟線，正證明了作畫畫家的繪畫習慣不同。並且補圖之人，定非謝環的代筆或弟子，而是與謝環畫藝關係相當疏遠，作風差異甚大的不明人士。

27 同註1、註2。

因此，綜合畫法、著色、線條、畫家對服飾形制的了解掌控與作畫習慣、技巧高低，以及自背後透出的石壁苔點，我們幾乎可以完全肯定，此一肖像不但為畫成之後所加，且補圖之人技巧差弱，與後面九人肖像絕非同人一手之所為。

(二) 第一組人物和第二、三組的差異

此外，同卷中其他均分為三組的九人肖像，應該也是不同的兩人所畫。緊鄰謝環的第一組人物，由卷首至卷末方向，分別是陳循、李時勉和周述等三人。細看這三名人物肖像，和之後第二組人物王直、楊士奇、楊榮，與第三組人物王英、楊溥、錢習禮等六人，比對以後實可發現，無論是勾邊墨線或是用色烘染，所用手法均有差異。

第一個三人群組與之後六人的肖像相差最多的，應該是袍褶線條與染色的手法。此一最明顯的差異，在顏色最淺的藍袍上面看得最清楚。比對第一組人物中穿藍袍的陳循、周述，以及第二組人物正中央的楊士奇，與第三組人物中穿藍袍的王英之後，會發現第一組的二人藍袍袍色無甚深淺變化，近似平塗，之後第二、第三組楊士奇與王英的藍袍則在折線處略加烘染，而顯得較具立體感。第二、三組人物的袍角處理均顯得非常尖銳。但第一組人物的袍角則無此特別暗示飄動的尖銳感。

和第二、三組人物肖像比起來，構成第一組人物袍服的線條顯色較淡，轉折較圓，筆勢較緩，筆劃也較為柔順，粗細變化不大；而第二、三組人物的袍服線條則顯色較濃，行筆較快，轉折較方，線條粗細比較有變化，並顯得較為確定又剛勁流利。最顯著的地方在第二組正中央楊士奇的右肩肩線、胯間和袍角，右肩肩線起筆較細，至肩頭轉手臂以下顯得較為深黑，以強調背後身軀的陰影與量感，右手手肘彎曲靠近衣帶處與雙腿間衣紋堆疊處的袍服紋路，均以略帶角度，頭尾較細而中間最粗的線條，分兩步驟畫成；而與第一組人物和緩流暢一筆到底的線條甚有距離。

除了袍服，人物面部設色與烘染的用色與手法上也能看出不同。第二、三組人物肖像的耳朵輪廓層次分明，畫得較第一組確切而有自信。主宰臉型的下頷線條在兩頤下巴處加深，顯得堅實飽滿；五官顯得生動精神而具各人個性，而臉部除了白粉之外尚以紅色與淡赭色仔細傅彩，顴骨以下和眉眼之間凹陷處都以明暗表示臉型的高低起伏。反觀第一組的三人，開臉方式雖然明顯優於卷首謝環肖像的潦草做法，但是筆劃細弱，線條淺淡，設色較輕，人物表情神采顯得較為刻板漠然，有欠精采，並且不易看出對臉上高低起伏表現立體感所做的描繪，可見對臉部立體感的

注重不如第二、第三組人物。

根據以上各點，同一位畫家作畫應該不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因此，此卷第一組人物肖像，與第二組、第三組人物肖像，應該是出自不同畫家之手。

（三）官服問題

由於雅集主人楊榮在〈杏園雅集圖後序〉中詳細寫出當日出席賓主十人的官職，參照《明史·職官志》，²⁸即可查出雅集主人楊榮述及與會人士各自所任的官職品等：少傅廬陵楊公，楊士奇的少傅職等是加官從一品；兩位少詹事泰和王公王直，與臨川王公王英，都是正四品官。大宗伯南郡楊公楊溥是正二品禮部尚書。²⁹文江錢公錢習禮與安成李公李時勉當時都是侍讀學士，職等為從五品。左庶子吉水周公周述的「左庶子」是正五品官，和少詹事王直、王英均隸屬於詹事府。侍講學士泰和陳公陳循與兩位侍讀學士錢習禮和李時勉都屬於翰林院僚屬，侍講學士的官等和侍讀學士一樣是從五品。畫家謝環謝君官錦衣衛千戶，這是正五品的武官。而雅集主人楊榮那一長串的官銜「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則可拆解為散官從一品榮祿大夫、加官從一品少傅、本官正二品工部尚書，以及兼官正五品謹身殿大學士。

至於〈杏園雅集圖後序〉所記載的與會者當時官職是否正確，則可參照《明史·列傳》以及《國朝獻徵錄》的個人相關資料，驗明楊榮文中所寫各位官員正統二年三月一日當時所任官職是否符合史傳記載。另外，由於杏園雅集與會者多為與修實錄的詹事府、翰林院官員以及殿閣大學士，成書於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的《太宗實錄》修纂官名單錄有杏園雅集除謝環以外所有與會人士的官職動位，共計：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李時勉、翰林院侍讀承直郎錢習禮，與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陳循。³⁰（見表一）

28 《明史》，卷 72，志 48，頁 1729-1765。

29 按禮部尚書又稱春官、春卿、宗伯、或「大宗伯」；禮部侍郎叫「少宗伯」。見《中國古代官制講座》，頁 429。

30 《明太宗實錄》，修纂官，頁 1-2。

按《明史·列傳》所載，因《宣宗實錄》成於正統三年（1438），在位的英宗爲酬謝參與編修的館閣官員，多有升官晉級之賜，升爲何官，所就何職，列傳皆有明文，載之在冊。³¹《宣宗實錄》正文前有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英宗朱祁鎮以及監修英國公張輔（1375-1449）所作的序，可作爲成書年代的參考。³²在張輔序後，修纂官名單有：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中議大夫贊治尹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中議大夫贊治尹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以及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協政庶尹李時勉，與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協政庶尹錢習禮。此處所列官員名單不只本官，連散官、加官、兼官都記載詳盡。對照《明史·列傳》，可知此一《宣宗實錄》修纂官員名單所載，均爲獲得英宗賞賜之前的所居官職。

因此，楊榮在正統二年〈杏園雅集圖後序〉中所提到的各人官品等級一定不可能高於正統三年的《宣宗實錄》修纂官員名單。〈杏園雅集圖後序〉提到的少詹事泰和王公、大宗伯南郡楊公、少詹事臨川王公、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左庶子吉水周公、侍讀學士安成李公、侍講學士泰和陳公，也就是王直、楊溥、王英、錢習禮、周述、李時勉以及陳循這幾位的官職都與《明史·列傳》、《國朝獻徵錄》，以及《明實錄》等文獻所記的官職資料不相抵觸。

而雖然《明史·列傳》與《國朝獻徵錄》都沒有畫家謝環的相關記載，但是謝環與當朝官員交情不淺，在雅集與會者楊士奇、李時勉、王直等人的文集當中都有與謝環有關的文章。王直在其文集《抑庵文後集》替謝環所作的文章〈御賜謝庭循圖書記〉與〈翰墨林詩序〉，都詳述了宣宗對謝環這位御前畫家的寵遇：「……宣宗皇帝嗣大寶位，講道論治之暇，頗以書畫自娛。庭循得日侍左右，凡所進御，莫不稱旨，遂擢爲錦衣衛百戶，未幾陞千戶。」³³「宣宗皇帝在位時，永嘉謝君庭循以善畫侍左右最蒙恩寵，官至錦衣千戶。」³⁴根據這兩段文字記載，可以得知，宣宗在位時，謝環已經當上了錦衣衛千戶；而在宣宗之後，關於謝環仕宦升遷以及榮獲賞賜的記載中輟了好一段時間，一直到代宗景泰三年（1452）六月底，《明實錄》的《英宗實錄》中，才有一段「陞錦衣衛千戶謝廷循……爲指揮僉事……」

31 《明宣宗實錄》，修纂官，頁 1-2。

32 《明實錄》。

33 王直，〈御賜謝庭循圖書記〉，《抑庵文後集》，卷 2，頁 48-49。

34 王直，〈翰墨林詩序〉，《抑庵文後集》，卷 15，頁 34-35。

的記載，³⁵而至今尚未發現謝環在景泰三年之後職位變遷的紀錄。指揮僉事官居四品，正好是五品千戶上一級。因此，可以確定自1435年宣宗駕崩，一直到代宗景泰三年，謝環的官位都是楊榮文中的「謝君官錦衣衛千戶」。

在比對過杏園雅集與會者們的傳記資料之後，可以確定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所提供重要的官職資訊可靠性極高。（見表一）在確定杏園雅集當時與會者的為官職等之後，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這些與會者官職與官服之間的關聯。

表一：〈杏園雅集圖後序〉所載與會者官銜與其他資料記載官職變動狀況

人名（按圖由右而左）	〈杏園雅集圖後序〉所載官銜	《明史·列傳》	《國朝獻徵錄》	宣德五年（1430）《太宗實錄》修纂官名單	正統三年（1438）《宣宗實錄》修纂官名單
謝環（1370前後-1452後）	錦衣衛千戶（本官正五品）		（無記載）	（無記載）	（無記載）
陳循（1385-1462）	侍講學士（本官從五品）	宣德（1425-1435）初……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1436）兼經筵官。久之，進翰林院學士。	宣德五年（1430）陞侍講學士—正統七年（1442）陞翰林院學士。	翰林院侍講（本官正六品）承直郎（初授散官正六品）	（無記載）
李時勉（1374-1450）	侍讀學士（本官從五品）	宣德五年（1430）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讀學士……正統三年（1438）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	永樂二年進士……為侍讀……下獄……宣德初復其官……陞侍讀學士……正統六年（1441）公為國子祭酒。	翰林院侍讀（本官正六品）承德郎（陞授散官正六品）	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官從五品）奉直大夫（陞授散官從五品）協政庶尹（勳從五品）
周述（?-1437後）	左庶子（本官正五品）	宣宗時（1425-1435）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	宣德中（1425-1435）陞左庶子。	奉訓大夫（初授散官從五品）左春坊左諭德（本官從五品）兼翰林院侍讀（兼官正六品）	（無記載）

35 《英宗實錄》，《明實錄》，卷217，頁9：「（景泰三年六月庚寅）陞錦衣衛千戶謝庭循、府軍衛千戶殷善俱為指揮僉事，仍舊帶俸，以其善繪事也。」

<p>王直 (1379-1450)</p>	<p>少詹事 (本官正四品)</p>	<p>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p>	<p>宣宗為皇太子……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院侍讀學士……進階奉議大夫，宣宗即位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進階中順大夫 (正四品)。今上 (英宗) 嗣位詔修先朝實錄……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p>	<p>奉議大夫 (初授散官正五品) 右春坊右庶子 (本官正五品)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兼官正六品)</p>	<p>中議大夫 (加授散官正四品) 贊治尹 (勳從四品) 詹事府少詹事 (本官正四品)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兼官正六品)</p>
<p>楊士奇 (1365-1444)</p>	<p>少傅 (加官從一品)</p>	<p>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進少保……尋進少傅。……命兼兵部尚書……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英宗即位……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p>		<p>榮祿大夫 (初授散官從一品) 少傅 (加官從一品) 兵部尚書 (本官正二品) 兼華蓋殿大學士 (兼官正五品)</p>	<p>光祿大夫 (陞授散官從一品) 柱國 (勳從一品) 少傅 (加官從一品) 兵部尚書 (本官正二品) 兼華蓋殿大學士 (兼官正五品)</p>
<p>楊榮 (1371-1440)</p>	<p>榮祿大夫 (散官從一品) 少傅 (加官從一品) 工部尚書 (本官正二品) 兼謹身殿大學士 (兼官正五品)</p>	<p>仁宗即位，進太常卿，余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p>	<p>仁宗……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陞公公部尚書仍兼前二職。……宣宗……嗣位……陞少傅進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賜少傅。……宣廟上賓……實錄……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p>	<p>資善大夫 (初授散官正二品) 太子少傅 (加官正二品) 工部尚書 (本官正二品) 兼謹身殿大學士 (兼官正五品)</p>	<p>光祿大夫 (陞授散官從一品) 柱國 (勳從一品) 少傅 (加官從一品) 工部尚書 (本官正二品) 兼謹身殿大學士 (兼官正五品)</p>
<p>王英 (1376-1450)</p>	<p>少詹事 (本官正四品)</p>	<p>仁宗即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少詹事，賜麒麟帶。……正統元年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p>	<p>宣德庚戌 (1430) 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正統間……修宣宗皇帝實錄，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p>	<p>奉議大夫 (初授散官正五品) 右春坊大學士 (本官正五品)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兼官從五品)</p>	<p>中議大夫 (加授散官正四品) 贊治尹 (勳正四品) 詹事府少詹事 (本官正四品)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兼官從五品)</p>

楊溥 (1372-1446)	大宗伯(本官禮部尚書正二品)	宣宗即位……九年(1434)遷禮部尚書,學士值內閣如故……正統三年(1438),《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仁宗登極釋公擢翰林學士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入內閣……(宣德)九年(1434)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宣廟實錄成進少保。	嘉議大夫(初授散官正三品)太常寺卿(本官正三品)兼翰林院學士(兼官正五品)	資政大夫(陞授散官正二品)禮部尚書(本官正二品)兼翰林院學士(兼官正五品)
錢習禮 (1373-1461)	侍讀學士(本官從五品)	宣德元年(1426)修兩朝《實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為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正統三年)	(宣德)五年(1430)兩朝《實錄》成……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戊午(1438)四月進《宣宗實錄》……陞翰林學士。	翰林院侍讀(本官正六品)承直郎(初授散官正六品)	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官從五品)奉直大夫(陞授散官從五品)協政庶尹(勳從五品)

根據《明史·輿服志三》，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即有規定各品官員的補服繡飾制度，無故不得僭越。³⁶ 文官一品服繡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鸞，六品鷺鷥，七品鸚鵡，八品黃鸞，九品鶴鶩，雜職練雀，風憲官獬豸。武官一二品獅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海馬，九品犀牛。（圖5）也就是說，官員的服色繡飾均有定制。除了對補子圖案規定以外，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文武官公服等級服色為：一品至四品穿緋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至九品穿綠袍。對服飾的色彩也有明示定制。³⁷

由於明代對於品官服色規定甚詳，除了規定各種官服的顏色花樣、穿用官員的品位職等，連穿用時間，出席場合都有條文可考，不得任意亂穿。照理來說，《杏園雅集圖》中人物所穿的官服，應該會與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中所述及的各人官品相符，如表二所載才對。雖然鎮江本中謝環、陳循、周述、楊士奇與王英五人所穿均為《明史·輿服志》規定以外的藍袍便服；但其餘鎮江本中穿官服的五名人物，卻只有楊榮和錢習禮穿著符合規定的仙鶴補紅袍和白鸞補青袍，其他卻足有三人的官服不合規定：該穿白鸞補青袍的從五品侍讀學士李時勉卻被畫為身著六品文官所穿鷺鷥補青袍的樣子，畫中該穿錦雞補紅袍的正二品禮部尚書楊溥卻穿著一品文官的仙鶴補紅袍，該穿雲雁補紅袍的正四品少詹事王直卻穿著三品孔雀補配上五

36 《明史》，卷 68，志 43，頁 1638。

37 《明史》，卷 68，志 43，頁 1636。

品以下文官才穿的青袍。³⁸明明是正二品官的楊溥在畫中卻身著位階較高的一品補服，或許可以解釋為官員好上爭勝心態所做出的服飾僭越；但是從五品官李時勉的服飾卻被畫為品位較低的六品文官補服紋樣則顯然難以同一僭越邏輯來加以解釋。

補紋部份也許因為畫卷狀況不甚理想，補子紋樣漫渙不清，而拿來比對明代文武品官補服紋樣的《三才圖會》成書於萬曆年間，與杏園雅集圖成的正統二年相隔兩百多年，在補紋辨識的問題上也許會有些爭議，但是，官居四品，該穿紅袍的少詹事王直，袍色卻被畫成較低品位的青色，這個顯而易見的著色錯誤卻絕對說不過去。

明朝法令《大明律》對服飾違制罰則的規定非常清楚，如果不按規定穿用官服，違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軍官降充總旗。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工匠並笞五十，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³⁹而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既然名為「圖後序」，又明確點出了畫中人物的位置，很明顯的是圖成之後看圖所作，卻未能指出畫錯同朝列班同事袍色這樣明顯的錯誤，而且收錄這篇文章的文集又相當多見，不難抄取，那麼這幅鎮江博物館藏的《杏園雅集圖》和正統二年當日楊榮親見的謝環真跡，恐怕也有一段差距吧。

表二：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人物服色與補紋，加網底者服色與品官等級不符

人名 (按出場順序自右向左)	〈杏園雅集圖後序〉 所載官銜	官品	《輿服志》 規定應穿服飾	畫中穿著服飾
謝環	錦衣衛千戶	武官正五品	熊補青袍	便服(藍)
陳循	侍講學士	文官從五品	白鷗補青袍	便服(藍)
李時勉	侍讀學士	文官從五品	白鷗補青袍	鷺鷥補青袍 (文官六品)
周述	左庶子	文官正五品	白鷗補青袍	便服(藍)
王直	少詹事	文官正四品	雲雁補紅袍	孔雀補(文官 三品應配紅 袍)青袍(五 品)
楊士奇	少傅	文官從一品	仙鶴補紅袍	便服(藍)

38 《杏園雅集圖》鎮江本共有 5 人穿補，翁本僅有李時勉、楊榮、楊溥等 3 人穿補，而版畫本則是畫中主客 10 人皆穿補服，詳見拙著吳誦芬，《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第 3 章第 2 節人物服飾部分，頁 13-16。

39 見《大明律》，第 12 卷，禮律，儀制，第 13 條，服舍違式。

楊榮	榮祿大夫（從一品）少傅（從一品）工部尚書（正二品）兼謹身殿大學士（正五品）	文官從一品	仙鶴補紅袍	仙鶴補紅袍
王英	少詹事	文官正四品	雲雁補紅袍	使服（藍）
楊溥	大宗伯（禮部尚書正二品）	文官正二品	錦雞補紅袍	仙鶴補紅袍 （文官一品）
錢習禮	侍讀學士（從五品）	文官從五品	白鷗補青袍	白鷗補青袍 （文官五品）

三、題跋書風比對

在鎮江本圖卷之後，還裱有上具楊士奇（圖6）、楊榮（圖7）、楊溥（圖8）、王英（圖9）、王直（圖10）、周述（圖11）、李時勉（圖12）、錢習禮（圖13）和陳循（圖14）等九人款署，筆跡互異的與會者題跋（圖4）。以杏園雅集發生的背景年代來看，明朝初年最流行的書風是以二沈、三宋為代表，深受趙孟頫書風影響，豐若有餘，婉媚流暢的館閣體，宮廷文臣皆能手書。然而鎮江本卷後各位館閣文臣的題跋，看來卻字劃瘦硬，不甚典型。

在這九位題跋者中，除了陳循和周述，楊士奇、楊榮、楊溥、王英、王直、李時勉和錢習禮等七人都是當時頗具名望的書家。《續書史會要》、《御定佩文齋書畫譜》以及《六藝之一錄》等文獻記載，楊士奇「善行楷，筆法古雅而少風韻」；楊榮「楷書姿媚動人」；楊溥「行楷俱法趙文敏公」；⁴⁰ 李時勉「行草遒勁而少度態，楷法蘇文忠公」、⁴¹「鉤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書法乃婉媚而有致」；⁴² 王英「善行楷草書」、⁴³「尤善草書」⁴⁴；王直「善行楷，結構老成，筆法精妙，蓋從蘇玉局而出。評者謂如山莊村姑，自然一種媚人。」⁴⁵；錢習禮「善行草」。並皆有相當數量的書法作品流傳於世，可惜今日尚可得見者已經不多。經過一番搜尋，筆者找到部分《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者的個人書跡。若是這批書法均為可靠，拿來交互參照比對《杏園雅集圖》題跋字跡風格，則可發現，《杏園雅集圖》卷後的各人題跋，和其人現存的其他書跡的筆法結字有同有異。由於該批書

40 姜紹書，《續書史會要》，頁29。

41 姜紹書，《續書史會要》，頁18。

42 《六藝之一錄》，卷363，頁34。

43 姜紹書，《續書史會要》，頁20。

44 《御定書畫譜》，卷41，頁10。

45 姜紹書，《續書史會要》，頁21。

法幾乎全為畫作題跋，照片取得不易，圖版出處皆為《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等目錄性圖冊，字體放大則網點花霧畢現，品質不佳，兼以為求比對書法行氣，請恕筆者未能提供單一字表比對。

目前可見，可與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後楊士奇題跋（圖6）互相參照比對的書法作品，有遼寧省博物館藏楊士奇正統八年（1443）的《跋唐歐陽詢夢奠帖墨蹟》（圖15）、現藏於臺北故宮的宣德四年（1429）《跋明宣宗壺中富貴圖》（圖16）以及年代不明的《題王紘鳳城餞詠》（圖17）。另外，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傳世杏園雅集題跋者書跡中，楊士奇題跋還有日本萬俵次郎收藏《宋人梅花》卷後的永樂二十一年（1423）跋文（圖18）、正統七年（1442）《跋褚遂良倪寬傳讚》（圖19）、北京故宮收藏宣德六年（1431）《跋李黻行書詩翰》（圖20），以及上海博物館收藏宣德九年（1434）《跋趙孟頫秋興詩》（圖21）等七件。

楊士奇在《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簽名「士奇」當中，「奇」字的橫筆中間較細，兩端較粗。而其他楊士奇現存較為可靠的書跡，如《跋明宣宗壺中富貴圖》、《跋褚遂良倪寬傳讚》、《跋唐歐陽詢夢奠帖墨蹟》等款署中的「奇」字橫畫都是左細右粗。除了「奇」字以外，《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中如「下」字橫畫也有中間較細，兩端較粗的情況，和其他書跡中「下」、「可」等這類上方具有較長橫畫，以下拉長如倒三角型的字體上方橫畫左細右粗的情況不同。並且，楊士奇的其他作品字體架構較偏橫長方形，與《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中多字呈直長方形不完全雷同。此外，《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通篇字體予人的感覺顯得較為拘謹遲疑，不像以上三件作品的行筆連貫，一氣呵成。

楊榮因為裱畫接縫處「關西後裔」騎縫章而被學界視為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第一代主人，《杏園雅集圖》卷後的楊榮字跡，除了筆勢較近行書的題詩以外，還有字體較為端整的〈杏園雅集圖後序〉一文（圖7）。目前所能找到的楊榮楷書題跋，除了與楊士奇同題的日本萬俵次郎收藏《宋人梅花》卷後的永樂二十一年跋文（圖22）、上海博物館收藏宣德九年（1434）《跋趙孟頫秋興詩》（圖23）、北京故宮的宣德六年（1431）《跋李黻行書詩翰》（圖24）；還有北京故宮收藏永樂十四年（1416）《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圖25）、永樂十六年（1418）《楷書祭韓公茂文》（圖26）等五件。其中《宋人梅花》卷後跋、《跋趙孟頫秋興詩》與《楷書祭韓公茂文》字畫硬直，邊角銳利，所具有的碑刻特質相當濃重；《跋李黻行書詩翰》與《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雖然是非常符合《續書史會要》對其「楷

書姿媚動人」形容的典型明代館閣體楷書，但在結體較為寬扁和「尙」、「而」、「西」、「緬」等字轉折之處橫細直粗，上鉤勁銳，以及將四方型兩邊直筆略呈「（）」括弧形內收等特徵上，都能看出受到顏真卿等早期書風的影響。但是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的楊溥題字卻既少字畫硬直、邊角銳利的碑體特徵，「緬」、「四」、「尙」、「而」、「南」等字四方型兩邊的直筆也多為右上左下平行走向，與圓弧形朝中心內收的顏體作法不同，缺乏其他五件楊溥書蹟受到顏體或碑刻影響所留下的跡象。

而筆者目前所能找到楊溥名下的現存書跡，僅有北京故宮收藏宣德六年（1431）《跋李黻行書詩翰》（圖27）以及上海博物館收藏宣德九年（1434）《跋趙孟頫秋興詩》（圖28）。雖然在楊溥現存三件書跡中，轉折方銳的行書《杏園雅集圖》卷後的題詩（圖8）書風和宣德六年（1431）的楷書《跋李黻行書詩翰》以及宣德九年（1434）圓弧轉折的行草《跋趙孟頫秋興詩》甚有差異，但是比對較為放佚的楷書《跋李黻行書詩翰》與《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詩，還是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用筆的習慣並不相同。《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詩的「太」、「文」、「春」等字捺筆略有抖動，拖尾乏力欠自然，不如《跋李黻行書詩翰》中「大」、「文」的捺筆直峭且收尾乾淨利落。《跋杏園雅集圖》款署的「楊溥」字形瘦長略顯侷促，不似另兩件作品款署的穩重大方；「溥」字左邊三點形態不佳且比例過重，約佔全字的一半，而其他兩件書跡「溥」字的三點所佔全字的比例則小得多。在另兩件作品中，如「鄴」、「郭」、「部」、「郎」、「都」、「郡」等左重右輕的字均採明顯的左高右低寫法藉以平衡全字，而《跋杏園雅集圖》的「郡」則無此一特徵。此外，《跋杏園雅集圖》中如「觀」、「陽」、「覆」等字的牽絲相當軟弱不確，和另兩件作品較具自信的書風全然兩樣。

為《石渠寶笈》著錄所載的王英《題王紱畫北京八景》，如今是北京歷史博物館的收藏（圖29）。⁴⁶ 筆者目前搜羅的王英書跡，除了《題王紱畫北京八景》，還有前述北京故宮的永樂十四年（1416）《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圖30）、景泰元年（1450）《跋米芾苕溪詩卷》（圖31）和《跋夏昶湘江春雨圖》（圖32）等共四件。但書史記載中「善行楷草書」，且「尤善草書」的王英在《杏園雅集圖》卷後的行草題詩（圖9）字跡較為飄忽幼細，筆劃缺乏粗細變化，與其他如《跋米芾苕溪詩卷》和《跋夏昶湘江春雨圖》等行草書跡濃淡有致的情況不同。

46 阮元等，《寶笈三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3095。

《石渠寶笈》中提到的王直《跋李公麟畫十六尊者像》和《題黃庭堅論書》現均蹤跡不明。⁴⁷ 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王直書跡，共有臺北故宮收藏的《題文同墨竹軸》（圖33）；與現藏於北京故宮的永樂十四年（1416）《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圖34），以及正統十三年（1448）《跋夏昶淇水清風圖》（圖35）等三件。而王直的《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圖10），也和楊士奇的字跡有著同樣字體架構偏直長方形，與其他作品的橫長方形不同；以及行氣拘謹遲疑的問題。另外，王直在《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詩的字跡筆劃相當硬直，筆劃以缺乏粗細變化；和《題文同墨竹軸》及《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中粗細迭宕，充滿彈性與明媚躍動感的筆意差距甚大。以三件作品中皆有出現的「風」與「今」字為例，位於《題文同墨竹軸》第一行倒數第二字行草書風的「風」，和《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添加於第四行第一字楷書的「風」都在轉折處將筆劃急遽內縮，隨之重按向下，突顯上鉤，以營造動勢和相當有力的張弛感，而《杏園雅集圖》王直題詩第三行的「風」對轉折上鉤的筆劃則未加強調，顯得較為板滯。比較《杏園雅集圖》王直題詩的「今」和其他兩件作品的「今」字也會發現捺筆的角度較顯平緩，不如另兩件作品具有在同筆劃內瞬間更改筆蹤的豪快。

除了《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筆者目前所能找到陳循、周述的傳世書跡極少，陳循在北京故宮收藏的《明宣宗武侯高臥圖》卷後，以及臺北故宮的《題文同墨竹軸》（圖36）上留有題跋，福建省博物館藏《林環等行書玉堂對雪詩并序》中有周述的書跡（圖37），但因缺乏《明宣宗武侯高臥圖》的題跋圖版，所以目前陳循和周述名下的作品都只找到一件。至於錢習禮的題字，則是遍尋不著。

李時勉的書跡僅有北京故宮收藏的永樂十四年（1416）《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圖38）、正統十二年（1447）《跋米芾苕溪詩卷》（圖39）以及正統十四年《跋夏昶湘江春雨圖》（圖40）等三件。但是文獻記載其「行草遒勁而少度態，楷法蘇文忠公」，「鉤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的李時勉，以及「善行草」的錢習禮，在《杏園雅集圖》卷後均以工整的楷書題詩（圖12）、（圖13）。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筆者所能找到目前存世的李時勉名下書跡，除了《杏園雅集圖》卷後題跋為楷書外，其他皆為行草書。

雖然除了錢習禮以外的其他人名下都有書跡傳世，但是這些現存書跡的真假

47 阮元等，《初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108。

卻未能完全確定。如王直題夏昶《淇水清風圖》簽名「王直」的「直」字中間竟然少了一橫；與其他簽名的三橫不同。而來自江西，一向署名「安成李時勉」的李時勉，在《跋米芾苕溪詩卷》卷後落款竟然是不見於他處的「金陵李時勉」。而楊士奇的傳世書跡皆為楷書，不見隸書真跡。周述的字跡則因為筆者僅能找到一件作品，並且是風格和《杏園雅集圖》卷後楷書題詩迥然不同的行草，難以認定孰真孰偽而無從比較。此外，題在《明宣宗武侯高臥圖》後面，筆者現能找到唯一一筆陳循的書跡，則因為北京故宮目前出版品中未能刊出全部跋文而僅得其款署「陳循德遵」字樣，因此亦無法得其書風全貌。

當然，以上所提的各處疑點並不能完全肯定的提供什麼確切證明，根據李東陽的〈書杏園雅集圖卷後〉提到，當時杏園雅集的與會者各家皆藏有一卷《杏園雅集圖》，因此除了圖畫有複本以外，卷後的題跋詩文被複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⁴⁸ 然而這些朝中官員是否真的有閒功夫去把自己的文章照抄八九遍以供複製全卷之用？這一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是請別人複製的書跡，那麼就有可能和原作幾乎一樣的嚮拓複製，也有可能是有點不同的對臨，或是僅為紀錄詩作文章而工工整整的照抄。然而最後一點的可能性其實不大，因為若僅僅要記錄詩文，那又何必要用這麼多種不同的字跡？此外，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無從得知當時裝裱全卷的原則，也許在裝裱時題跋者的真跡會和其他人的摹本裱於同卷，由該名題跋者收藏；傳說共畫九、十卷的《杏園雅集圖卷》中有一卷完全是真跡也是有可能的。但這些都只是當時的問題。古代書畫經過歲月的洗禮，經手人的轉換，遭遇一波三折，因此經常有假畫真跋和真畫假跋的情況出現，若是流傳至今的《杏園雅集圖卷》曾經遭人割裂分裱，畫卷題跋十幾個部分彼此真假相混，那麼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表三：本文收錄現存可見杏園雅集卷後題跋者書跡

姓名	作品名稱	書體	約略年代	館藏地點	圖號
楊士奇	《宋人梅花》	楷書	永樂二十一年（1423）	萬俟次郎收藏	18
	《跋明宣宗壺中富貴圖》	楷書	宣德四年（1429）	國立故宮博物院	16
	《跋李獻行書詩翰》	楷書	宣德六年（1431）	北京故宮博物院	20
	《跋趙孟頫秋興詩》	楷書	宣德九年（1434）	上海博物館	21
	《跋杏園雅集圖》	隸書、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6
	《跋褚遂良倪寬傳讚》	楷書	正統七年（1442）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

48 李東陽，〈書杏園雅集卷後〉，《懷麓堂集》，卷73，頁14-15。

	《跋唐歐陽詢夢奠帖墨蹟》	楷書	正統八年（1443）	遼寧省博物館	15
	《題王紱鳳城餞詠》	楷書	不詳	國立故宮博物院	17
楊榮	《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楷書	永樂十四年（1416）	北京故宮博物院	25
	《楷書祭韓公茂文》	楷書	永樂十六年（1418）	北京故宮博物院	26
	《宋人梅花》	楷書	永樂二十一年（1423）	萬俟次郎收藏	22
	《跋李穡行書詩翰》	楷書	宣德六年（1431）	北京故宮博物院	24
	《跋趙孟頫秋興詩》	楷書	宣德九年（1434）	上海博物館	23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7
	楊溥	《跋李穡行書詩翰》	楷書	宣德六年（1431）	北京故宮博物院
《跋趙孟頫秋興詩》		行草	宣德九年（1434）	上海博物館	28
《跋杏園雅集圖》		行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8
王直	《題文同墨竹軸》	行書	不詳	國立故宮博物院	33
	《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楷書	永樂十四年（1416）	北京故宮博物院	34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10
	《跋夏昶淇水清風圖》	行草	正統十三年（1448）	北京故宮博物院	35
王英	《題王紱畫北京八景》	行書	永樂十二年（1414）	北京歷史博物館	29
	《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楷書	永樂十四年（1416）	北京故宮博物院	30
	《跋杏園雅集圖》	行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9
	《跋米芾苕溪詩卷》	行書	景泰元年（1450）	北京故宮博物院	31
	《跋夏昶湘江春雨圖》	行草	景泰元年（1450）	北京故宮博物院	32
李時勉	《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行書	永樂十四年（1416）	北京故宮博物院	38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12
	《跋米芾苕溪詩卷》	行書	正統十二年（1447）	北京故宮博物院	39
	《跋夏昶湘江春雨圖》	行書	正統十四年（1449）	北京故宮博物院	40
陳循	《跋明宣宗武侯高臥圖》	楷書	宣德三年（1428）	北京故宮博物院	36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14
周述	《林環等行書玉堂對雪詩并序》	行書	永樂六年（1408）左右	福建省博物館	37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11
錢習禮	《跋杏園雅集圖》	楷書	正統二年（1437）	鎮江博物館	13

結 論

《杏園雅集圖卷》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畫中所畫為正史有傳的名臣名相，與會者詩文對於此事此圖所記甚詳，並且各人文集多有收錄歌詠，傳頌不絕，不難考察。但後世對此一故事所能掌握的訊息太多太詳盡，卷中圖文與正史之間的無法吻合，以及圖畫部分線描筆跡並非一人所為的現象，卻使得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卷》

是記年記名的正統二年謝環真跡一事，成了令人扼腕的前朝碎夢。

一個看似精采，令人滿懷憧憬期待的長卷，參照圖文，詳對正史，細看之下卻發現，流傳上三百多年的空白，題字書跡與書者其他作品的筆跡差異明顯，而圖畫部分不但像是多人合作補筆的集錦，幾位畫家之間的程度高下還甚有落差。除此以外，官服著色部分也與正史規定不合。

禍福相倚，《杏園雅集圖卷》因為傳世不只一本，長久以來，學界集中探討的焦點均在比對各版《杏園雅集圖卷》的繪畫部分。但是藝術史所發掘的真相不應僅只專注在繪畫本身的細節比對，還有書畫風格用筆上的分析，流傳的序列以及正史的紀載與規範。本文由於前人對於探討比對《杏園雅集圖卷》版本時，對於畫卷細節部份已有詳細觀察，因此全文流傳、書法與史料份量偏重，此點之於期待看畫的讀者或恐難免失望，但從著色上無法解釋的錯誤，以及和1560年刊刻《二園集》內收錄《杏園雅集圖》版畫之間，從大處構圖佈景一望可知的雷同程度，以及細部官服補紋形貌的詳加比對的相類相似看來，設色鮮明的鎮江本和刊刻於1560年《二園集》內白底黑線版畫本構圖大略一致，只是在畫中重要資訊，尤其人物部分，版畫本所提供的資訊較鎮江本為多，例如：版畫本的卷頭有「杏園雅集」題簽，鎮江本卻沒有；版畫本中主客十人皆有姓名標示，身穿補子官服，頭戴官帽。鎮江本的人物則沒有文字標示，並且穿補的也只有李時勉、王直、楊榮、楊溥和錢習禮等五位。此外，版畫本十位與會者面部都畫有鬚鬚，而鎮江本的與會人物中只有九位蓄鬚，謝環的肖像則沒有鬚鬚等等。以上數點版畫本所具有的資訊，皆為鎮江本所無法提供，因此筆者在此大膽推測，眼下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卷》很有可能是一對照版畫的線描圖所作的臨本，而因為臨仿者的模仿對象是沒有著色的版畫，缺乏畫面上的色彩訊息以及對明代官服規定方面的認識，所以才上錯了顏色。

由於鎮江本《杏園雅集圖》與明代版畫本之間的高度相似性，應該可供作為明代官員雅集場景或構圖的參考，並可視為《杏園雅集圖》原版的分身摹本；但是由於此畫具有添加補筆的痕跡，顯示並非同時一人之作。到底這個其中數段筆法各異的長卷之中，哪一段才是謝環的真跡，亦或此卷根本就是謝環並未經手的後世摹本，目前尚未可知亦無從解決。故而暫且建議不應將其視為宮廷畫家謝環的作品，用於比對謝環的用筆風格；在考慮引用此卷作為明初宮廷繪畫風格的紀年標本時，亦宜三思。此卷或許可以作為文化史上風俗現象的插圖，但在藝術史的風格分析比對上，其記年記名的準確性則尚有待商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王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明)王直，《抑庵文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王直，《抑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朱謀壻，《畫史會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李時勉，《古廉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李開先，《中麓畫品》，《明人畫學論著》，臺北：世界書局，1967。
- (明)姜紹書，《無聲詩史》，《畫史叢書》，第2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 (明)姜紹書，《續書史會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倪謙，《倪文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楊榮，《文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楊榮，《兩京類稿》，明正統十三年（1448）建安楊氏家刊本。
- (明)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出版社，1971。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臺北：正中書局，1958。
- (清)阮元等，《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1971。
- (清)倪岳，《清谿漫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清)徐沁，《明畫錄》，《畫史叢書》，第2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 (清)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2。
- 《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567。
- 《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
- 《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567。
-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567。

《御定書畫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

二、近代論著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10（明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1984。

楊志玖編，《中國古代官制講座》，臺北：萬卷樓，1997。

尹吉男，〈關於淮安王鎮墓出土書畫的初步認識〉，《文物》，1988年第1期，頁65-72。

徐邦達，〈淮安明墓出土書畫簡析〉，《文物》，1987年第3期，頁16-18。

江兆申編，《故宮藏畫大系》，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江蘇省淮安縣博物館，〈淮安縣明王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3期，頁1-15。

江蘇省淮安縣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淮安明墓出土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宋后楣，〈元末閩浙畫風與明初浙派之形成（一）〉，《故宮學術季刊》，6卷4期，1989夏季，頁101-103。

宋后楣，〈元末閩浙畫風與明初浙派之形成（二）〉，《故宮學術季刊》，7卷1期，1989秋季，頁127-131。

吳誦芬，《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國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吳誦芬，〈畫錯顏色的後果——《杏園雅集圖》與戴進傳說的矛盾〉，《故宮文物月刊》，305期，2008年8月，頁32-41。

宗典，〈謝環考〉，《名家翰墨》，1990年第2期，頁92-101。

林莉娜，〈明代永樂、宣德時期之宮廷繪畫〉，《故宮文物月刊》，137期，1994年8月，頁56-87。

林莉娜，〈明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考〉，《故宮學術季刊》，13卷1期，1995秋季，頁70-95。

故宮博物院編，劉九庵主編，《中國歷代書畫鑒別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編輯委員會編，《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5（明上）》，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

陸九皋，〈謝廷循杏園雅集圖卷〉，《文物》，1963年第4期。

陸九皋，〈杏園雅集圖卷〉，《中國美術》，1986年第2期。

鈴木敬，《明代繪畫史研究·浙派》，東京：木耳社，1968。

-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4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 鈴木敬，《中國繪畫史（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 鄭文惠，《王紘》，臺北：錦繡出版社，1995。
- 穆益勤，《明代院體浙派史料》，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9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故宮書畫圖錄》，第6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 《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1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晉唐以來書畫鑑藏家款印譜》第2卷，香港：The Art and Literature Press，1964。
- Barnhart, Richard M. *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 Dallas: Dallas Museum of Art, 1993.
-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6.
- Hearn, Maxwell K.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pp. 220-256.
- Hearn, Maxwell K.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 47, Fall 1989.

The Study about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Wu Sung-feng
Department of Exhibition Servi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Zhenjiang Museum's collection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ainted by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painter Hsieh Huan on 1437 has always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Many researchers love to use this painting as a sample or example of gardens, elegant gatherings and portrait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owever, due to its different brush works and colors, this painting was not done by only one person. The uniform costumes those people wearing in this painting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official rules either.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exam the painting, calligraphy, the collecting record, the Ming dynasty history and the story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to tell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hand scroll.

Keywords: authenticity, official uniform, official position system, Hsieh Huan, Xie Huan, portrait, Ming dynasty,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Imperial Painting, Ming dynasty Painting,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圖1 謝環《杏園雅集圖》卷 1437年 絹本設色 縱37公分橫401公分 鎮江省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6卷頁274-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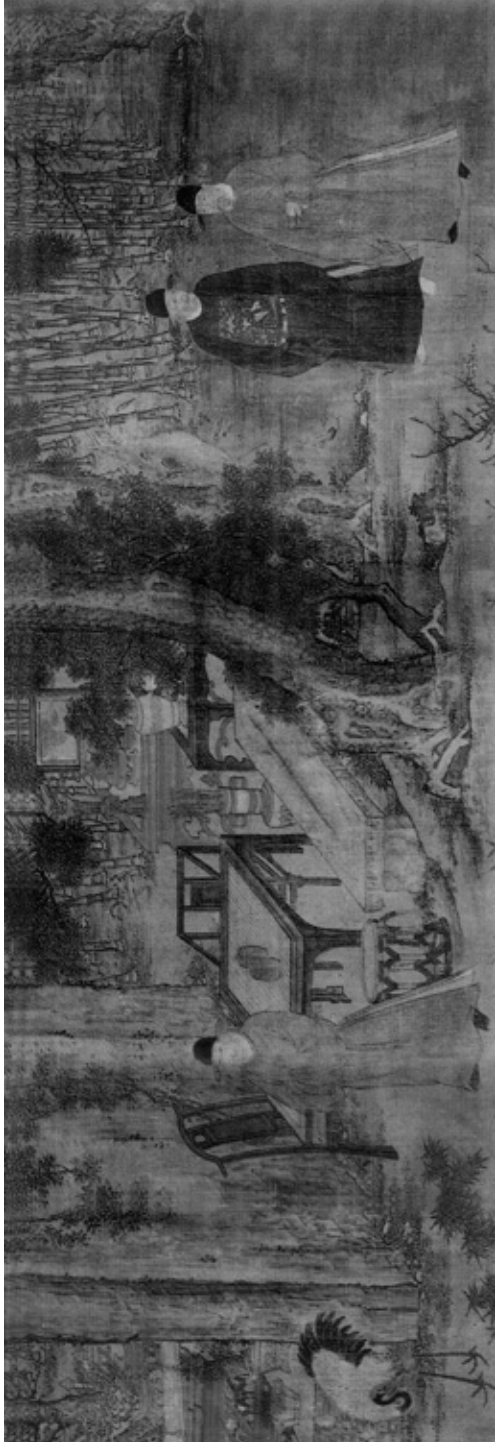


圖2 (傳) 謝環《杏園雅集圖》卷 絹本設色 縱36.7公分 橫240.7公分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24-225.



圖3 《杏園雅集圖》版畫 1560年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24-225.

杏園雅集詩
 古之君子果居末善一日而
 事天下國家自茲奉禱禱為
 以事其君也令之賢者明近
 吾職在又又論思然率而人
 圖而由恭勤名勉匪誠為
 學力之或開賦取自發委書
 畫空則繼古之人有所不為
 乃三月朔朔木相與澤於建
 及子八相與澤於建
 杏園而孔廟君時亦親奉
 香有林木東石勝詩亦親奉
 也之所不為深矣
 休然如樵歌深矣
 物之外香雲主運積譚不窮
 豆肆陳詠詠並但於芝謝君
 而係圖嗚夫一日之樂皆
 境會而于子日之樂皆
 又皆不長乎武自警
 可燕虎飛古之人若蹄曰雅
 詩又次為陳勝士奇序

謝本自臨前借宿名園一程性情
 未親其音自有其聲名又兼其
 富不厭其去亦不為其休雖則
 志長者去亦不厭其去亦不為
 馬鳴之
 此子遊時配中勝平竹香其
 野歌得歌全子司高其甚其
 口遺歌各別則乃詩名有表
 詩

惠風扇和氣萬物熙春陽桐
 園花開正芳在公稍休暇
 時康爰與最君子同遊
 惟清賞為歡殊木末編
 老皆余息翠意全別同
 幸遊

聖明主幸已臨萬方普濟
 紫象戴歌瑞祥詩好樂
 建安楊榮

太和暢摩芳斯文屬
 清暇沈復名園中樂
 事更幽雅遠觀不
 道同仁仰
 神化頓茲春陽輝遍
 照霞盃下
 南齊楊得

日進名園做詩送佳
 上何所適化有
 出也若於皆
 亦一何制
 土如
 亦為
 亦生
 亦相

魏川王天
 修射春陽
 君子樂以中
 上學華在
 馬北
 嘉氣
 時之
 天子
 春和

東城地佳
 雅集
 明聖
 網羅
 西典
 酒飲
 氣春
 為此
 進願

珠面
 得清
 推亭
 花香
 高牧
 從木
 各有
 沐馬
 未成

日出天
 警幽
 程軒
 休廣
 李吟
 石怨
 大江

濟濟
 巖寫
 氣陽
 為蘭
 敬十
 視彼
 春和

杏園雅集詩
 古之君子果居末善一日而
 事天下國家自茲奉禱禱為
 以事其君也令之賢者明近
 吾職在又又論思然率而人
 圖而由恭勤名勉匪誠為
 學力之或開賦取自發委書
 畫空則繼古之人有所不為
 乃三月朔朔木相與澤於建
 及子八相與澤於建
 杏園而孔廟君時亦親奉
 香有林木東石勝詩亦親奉
 也之所不為深矣
 休然如樵歌深矣
 物之外香雲主運積譚不窮
 豆肆陳詠詠並但於芝謝君
 而係圖嗚夫一日之樂皆
 境會而于子日之樂皆
 又皆不長乎武自警
 可燕虎飛古之人若蹄曰雅
 詩又次為陳勝士奇序

杏園雅集詩
 古之君子果居末善一日而
 事天下國家自茲奉禱禱為
 以事其君也令之賢者明近
 吾職在又又論思然率而人
 圖而由恭勤名勉匪誠為
 學力之或開賦取自發委書
 畫空則繼古之人有所不為
 乃三月朔朔木相與澤於建
 及子八相與澤於建
 杏園而孔廟君時亦親奉
 香有林木東石勝詩亦親奉
 也之所不為深矣
 休然如樵歌深矣
 物之外香雲主運積譚不窮
 豆肆陳詠詠並但於芝謝君
 而係圖嗚夫一日之樂皆
 境會而于子日之樂皆
 又皆不長乎武自警
 可燕虎飛古之人若蹄曰雅
 詩又次為陳勝士奇序



白澤補 公侯伯駙馬



麒麟補 公侯伯駙馬



獅子補 武官一·二品



虎補 武官三品



熊補 武官五品



豹補 武官四品



彪補 武官六·七品



海馬補 武官八品



犀牛補 武官九品

圖5 《明代文武官員補服圖樣》
衣服2卷 頁30-35

摘自(明)王圻《三才圖會》 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 第4冊



錦雞補 文官二品



仙鶴補 文官一品



雲鷹補 文官三·四品



孔雀補 文官三·四品



鷺鷥補 文官六·七品



白鵬補 文官五品



鶴鶉補 文官八·九品雜職



鸕鶿補 文官六·七品



黃鸕補 文官八·九品雜職



練雀補 文官八·九品



獬豸補 文官風憲衙門

杏園雅集序
 忘天下國家也孰居未嘗一日
 事手君而自逸者于詩曰夙
 友匪懈事其君也今之居率
 者職在文學論思然率明而
 賢而此慕勢左名猶恒欲而
 蒙牙之或閑殊敢自逸者于
 盡東方之當然也若勞息張
 之空削古之人有所不廢焉
 乃三月之朔當沐假歸郡揚
 及乎人相與游於建交揚會
 園有林木泉石之勝時舟競
 香芝第建安之嘉嘉應未會
 也凡所賦樂者悲異客之集
 然如樵羅果覆清爽而游於
 物之外查賓主適清譚不窮
 豆肆陳歌詠並佳於君窮
 而益圖嗟夫一日之樂也情
 境會而于冠衣之聚皆養羊
 之大夫衡齊我之儀浴臺豕
 憂又皆不志于蕭武自警豕
 可為度幾古之人者頭曰雅
 不果然我故遂序於圖之雅
 詩又為廬陔揚士奇序

柳邦本臣職庸庸恒自旦朔下趨
 經情臨夕止
 木輒楚務日有常電觀在文始
 乘於負宿前
 字不懷什委茲辰屬外冰懸
 鑄越閣閉通我國
 忘良著典坐林館雖時天字
 澄青陽催過半好
 鳥鳴交支芳打羅絢爛未
 經一再輝圖快亦燃
 既中是館肥甘饒字行無
 茅錫斯一餉鼎沈將
 好散惟故含言高而懷薄
 宴送合歡情而洽
 仁遺散荷各期勸乃嶠
 庶用本拈於

士奇

圖6 鎮江本揚士奇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3.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張寓伊通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華卉競秀芳香裊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忻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華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壯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無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

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華泰與侍從涵濡深恩益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物康昇而近職朝望休沐率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莫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休退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職事一司今予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庸密勿之寄同官甚審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燕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高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



圖7 楊榮題跋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2-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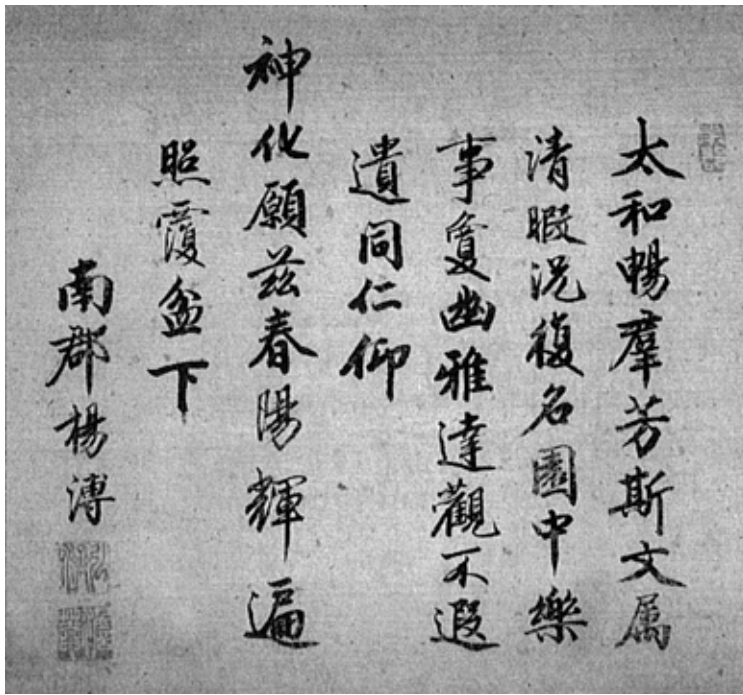


圖8 鎮江本楊溥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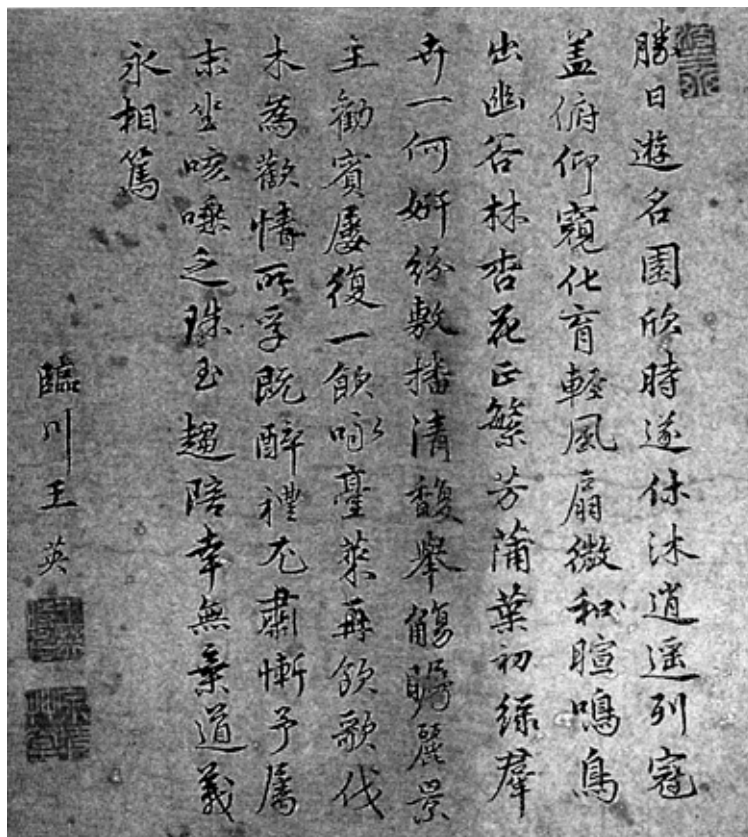


圖9 鎮江本王英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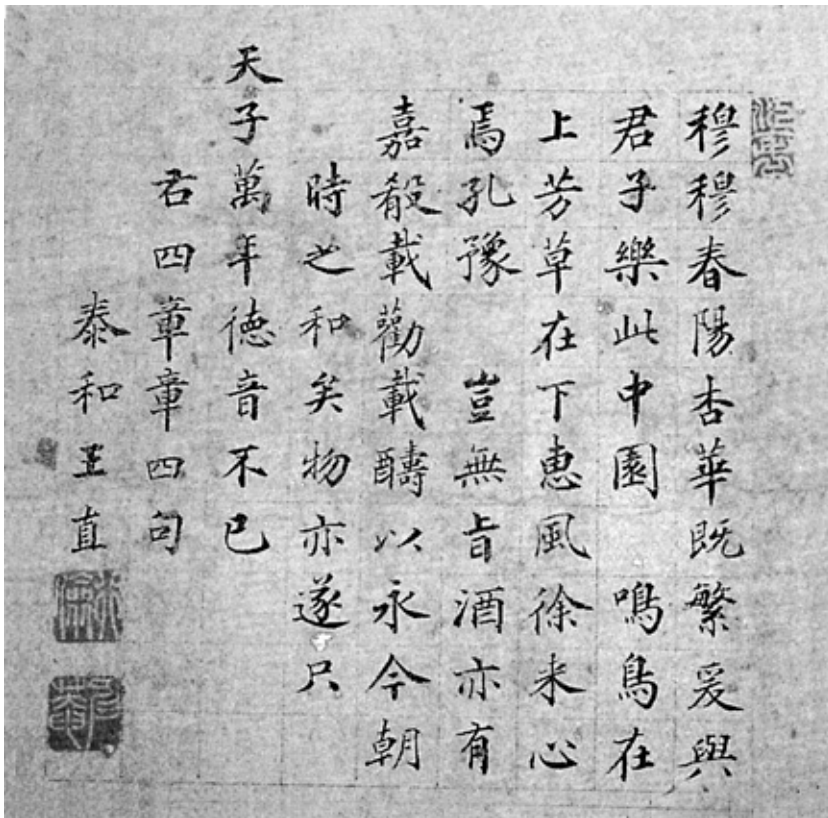


圖10 鎮江本王直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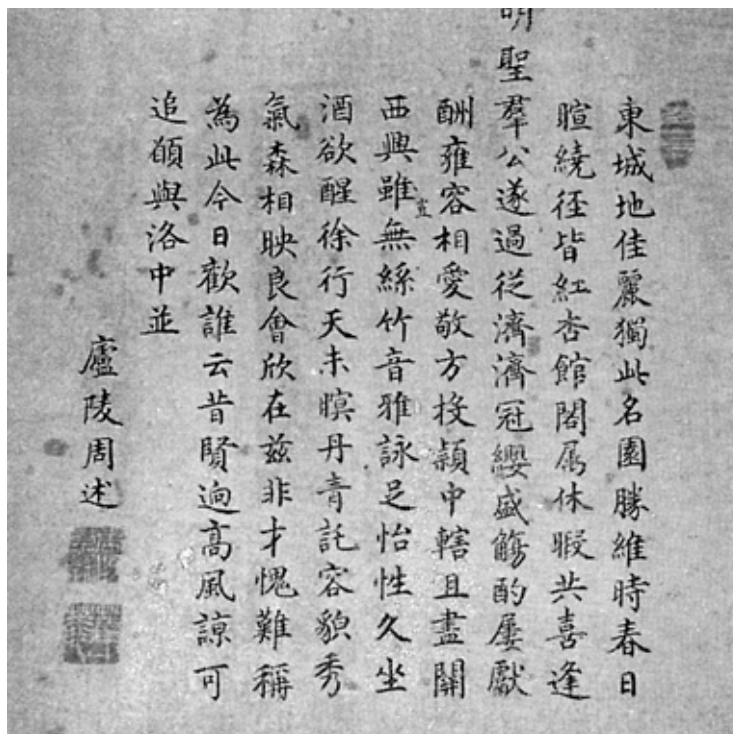


圖11 鎮江本周述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2-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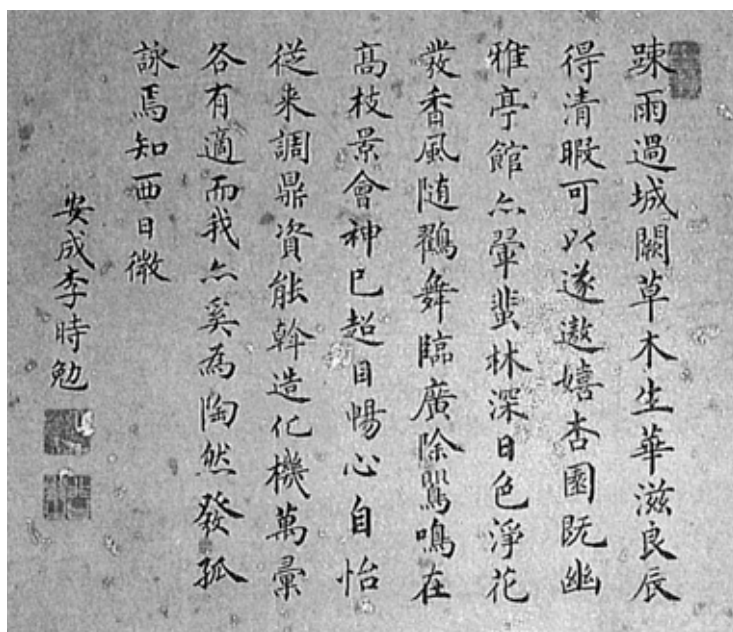


圖12 鎮江本李時勉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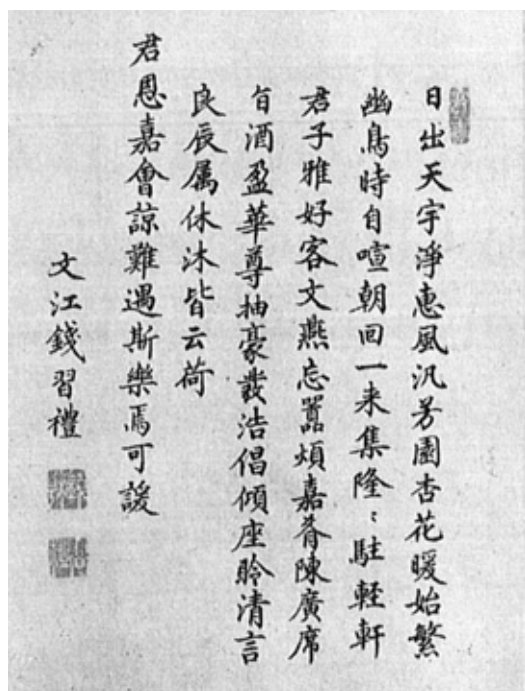


圖13 鎮江本錢習禮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2-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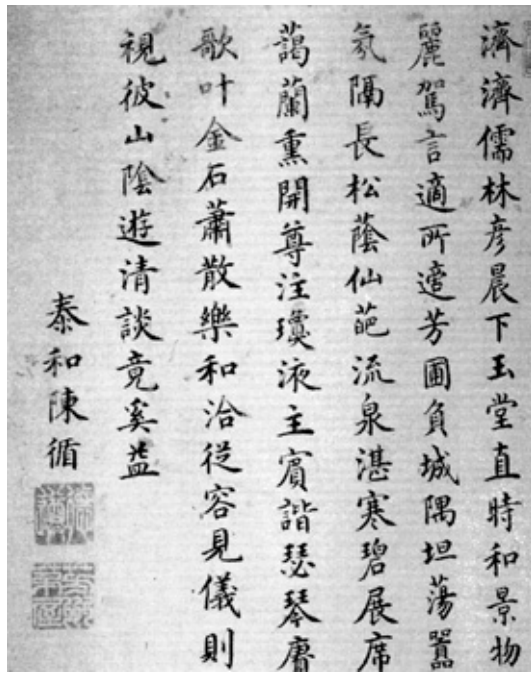


圖14 鎮江本陳循題跋 摘自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32.



圖15 楊士奇《跋唐歐陽詢夢奠帖墨蹟》 1443年 遼寧省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卷 頁13

宣德四年正月十九日

上以御盞賜臣士奇臣士奇蓬華陋姿獲此異寶謹當什襲敢罄頌言其辭曰於穆上聖濬哲欽明武功伊濯文德永清固重熙而累洽亦久道而化成於是萬幾餘暇時游藝於翰墨濯貞觀之勵精鑒宣和之迷惑揮洒盡神句敏合則寫此鯉奴允中程式爾乃動必肖形蹲不違性毛點斑爛日消響映身蝨蝨以披雲暖炯炯以夾鏡爪揚厲而鉤連尾卷曲而至頸顛駟虞而有章號後貌而甚稱飛鳥見而迴翔社鷗望而自屏蓋寫生之神妙洵超凡而入聖彼江都之馬何足與儔即道君之鷹安能較勝若夫花垂朵朵百寶承恩異香究在國色猶存極人聞之富貴斯猶望而欲吞則又曲盡物情生動之趣而愈足徵化工點染於乾坤然而

皇上聰明不作大智若愚寤寐不顯以為治國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無相鼠之刺野無碩鼠之呼則斯猫也雖快一時之榮翰而終不忘萬世之良模臣何人斯膺茲寵錫敢不拜手稽首而慶明良喜起之歌乎系曰濯濯雪猫斑斑章兮矜獐牙爪欲張兮雙瞳皎射晶光兮鼯鼯鼯鼠走且殪兮林瀉翰墨何輝煌兮子子孫孫永寶藏兮

榮祿大夫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敬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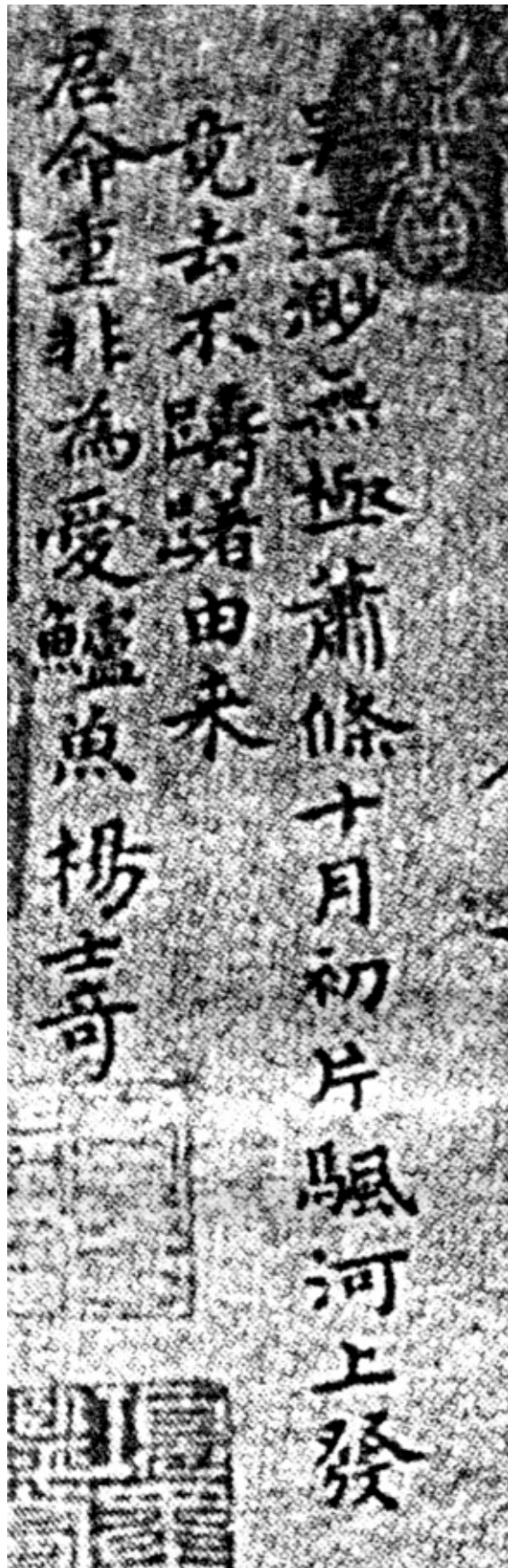


圖17 楊士奇《題王紱鳳城餞詠圖》（左上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鄭文惠《王紱》頁19

之至清者也恒處於山谿林谷之間而遠人極士幾達乎莫寒嶺溪之濱者竒以遠其幽獨閑靜之趣也今公為

圖 大臣職務之重且嚴夙夜孳，圖惟之不懈而暇適其意於此

乎然古之名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卑智卑慮於天下國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豈不以其身之貴富而威移也胡夫物之出於冰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而振出流俗者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愛玩而適焉有不餘已矣然公所為愛之又未必止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於斯植暹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恆於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况公為

春官大宗伯上贊

聖明於茂對時育萬物者乎禮仁

故入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

望於公也遂書以為序

永樂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本議

序 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廬陵楊士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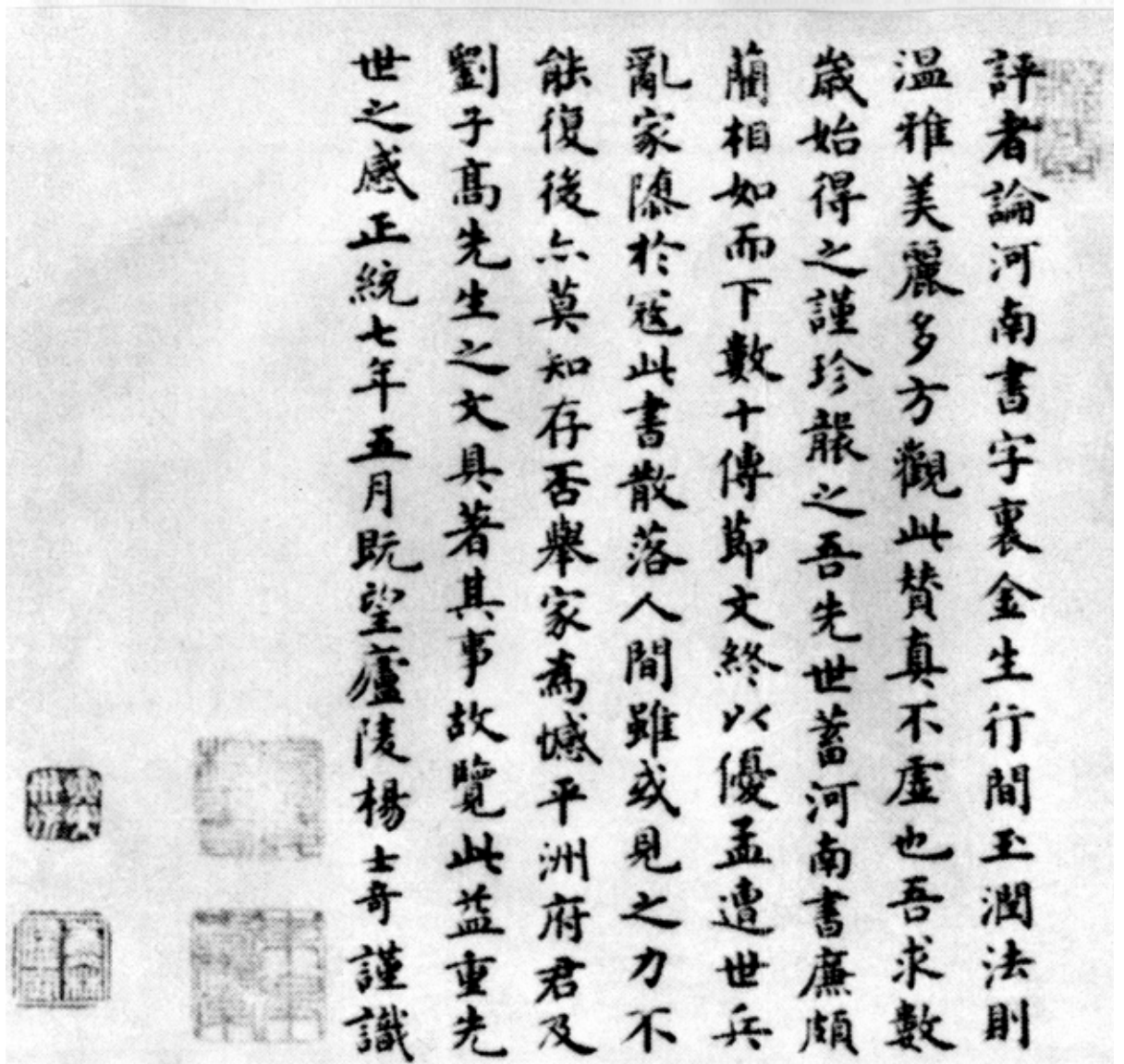


圖19 楊士奇《跋褚遂良倪寬傳讚》 1442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1卷 頁31

忠臣孝子懷仁秉義不顧其身
以終事君父世既采其事載之
史冊傳之無窮矣其片文集字
有流落人間者又爭取而寶藏
之蓋重其人因及其蹟焉古
今擅名文章何限而有傳不傳
何也當求不傳之故矣或地虺
其心或禽犢其行故所著雖有
長簡鉅冊遇之者率未嘗手一
披目一顧甚者詭訾之妻擲之
蓋賤其人目及其蹟也文以
入而傳豈不然歟則夫世之用
心於文而美傳於遠也非致敬
其行可乎錢唐朱子激得李忠
文公牘書自作之詩什韻如拱
壁既付其子暉暉寶護之尤謹
間示余屬識其後敬為書此廬
陵楊士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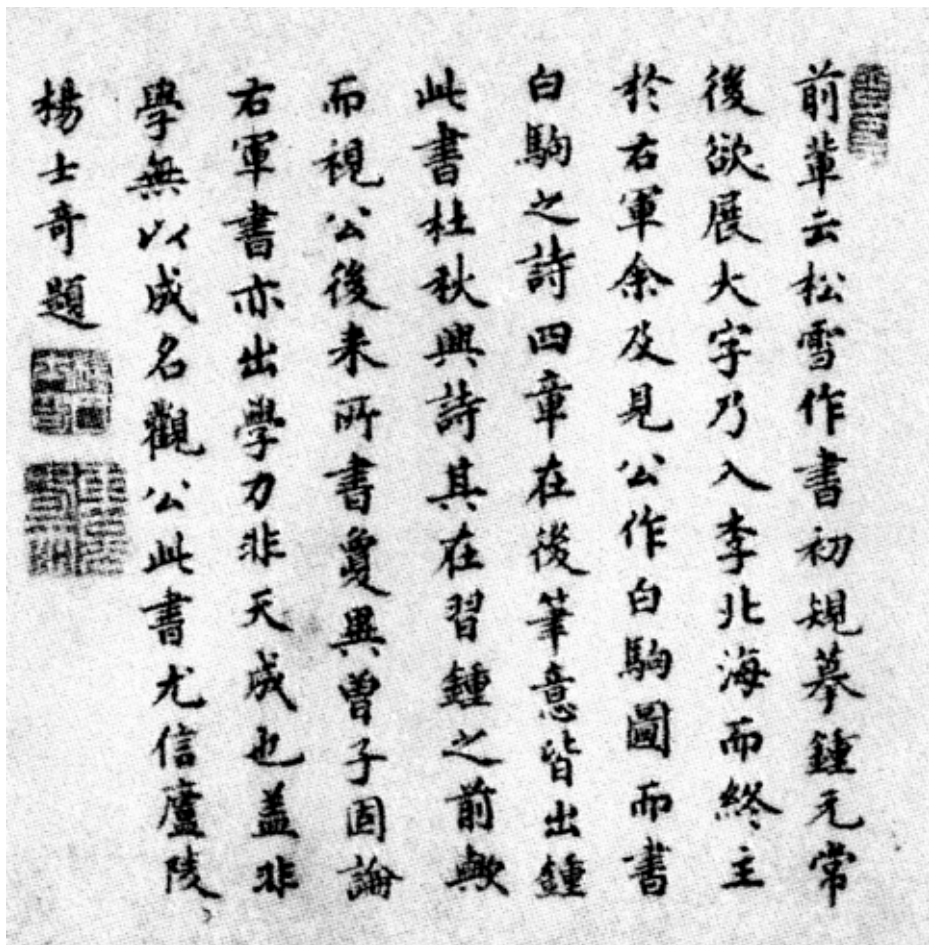


圖21 楊士奇《跋趙孟頫秋興詩》 1434年 上海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卷 頁77



圖22 楊榮《跋宋人梅花圖》 1423年 日本萬俵次郎藏 摘自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4卷 頁472



圖23 楊榮《跋趙孟頫秋興詩》 1434年 上海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卷 頁77

右七言律詩一首元江州總管
李黼子威之作且其所自書也
子威守江州罵賊而死後之忠
臣烈士聞其風者尚猶感激思
奮況於得觀其手筆也哉詩之
前有歐陽圭齋所撰本傳後有
潞國張公謚議復有杭郡文學
胡粹中跋共為一卷禮部郎中
兼翰林侍書蔣廷暉以求予題
蓋子威之詩則廷暉先人子澄
所藏而親題識者也然則世之
所以貴人臣之忠義而廷暉之
所以重其親之手跡遺物者是
皆分內事也因其請特書以嘉
美之云

宣德六年歲次辛亥冬十月甲
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榮書



豫章古名郡洪崖出西山雲霞紛照耀
鸞相往還長松倚絕壁垂蘿不可攀聞昔
有仙人於茲煉神丹功成燒汗濁遺遙白
雲端君家住城市卜築思巖巖翠林延
朝光靈籟生夜寒石田不播穀所產皆
琅玕自從領鄉薦振衣遂揮冠鳴琴宰

花縣載筆登

金鑿英才樂教育討論孔與顏竭來寄選
想緬彼洪崖間蕭然絕塵俗景物幽且
閒陽厓被春華陰壑含風湍何時返初
服於鳥賦考槃我欲覽奇勝相從以盥
桓幽期倘可遂膏車扣紫闌

建安楊榮

中使韓公茂卒于京師
聖天子於念其勞特加哀卹
親製文勅禮部以三品禮祭之所以褒嘉寵異
之者厚矣其于太醫院御醫傳感荷
懇乃以
少榮之文徑黃金書之哀池成卷且以屬
謹其後嗟夫人臣之所以竭忠盡職者固
皆分內之事而公茂乃能蒙
上知過始終顯榮如此誠非人所能及今雖歿
矣而其聲光譽望賴此而益彰因之以
不朽此誠千載之事遇也於乎為韓氏之
子若孫者宜珍藏付襲以詒後世用昭先
人之光斯可以無忝矣故敢拜手書此于
末簡庶韓氏之後知所寶焉
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三月朔旦翰林
學士奉政大夫兼右春坊右庶子臣楊榮
頓首謹書

忠文大節傳千古
公瑗聞孫世幾何家
塾獨藏忠孝筆積書
誰羨鄴侯多潯陽江
上黯風塵城郭存
亡共此身點墨篇詩
興感慨却慚開戶草
玄人

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
將廷暉所感元季忠文
詩其手書也予觀之重
有感焉夫人有以詩而
名者詩有以人而傳者
其所重果何如哉忠文
大節固不在乎詩也廷
暉先君子以之貽子孫
厥有意哉因賦詩二絕
以歸之

宣德六年龍集辛亥冬十二月朔旦
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史總裁楊溥識

趙松雪書少隄秋興
詩二絕也駙馬都尉始
已解之以為清玩知
所重矣松雪嘗曰以
至四十年前書在人
觀之未必以為名也
然距今名手罕識者
皆知其為松雪書呼
已所不知而天下後世
所不知者豈徒是哉

南郡楊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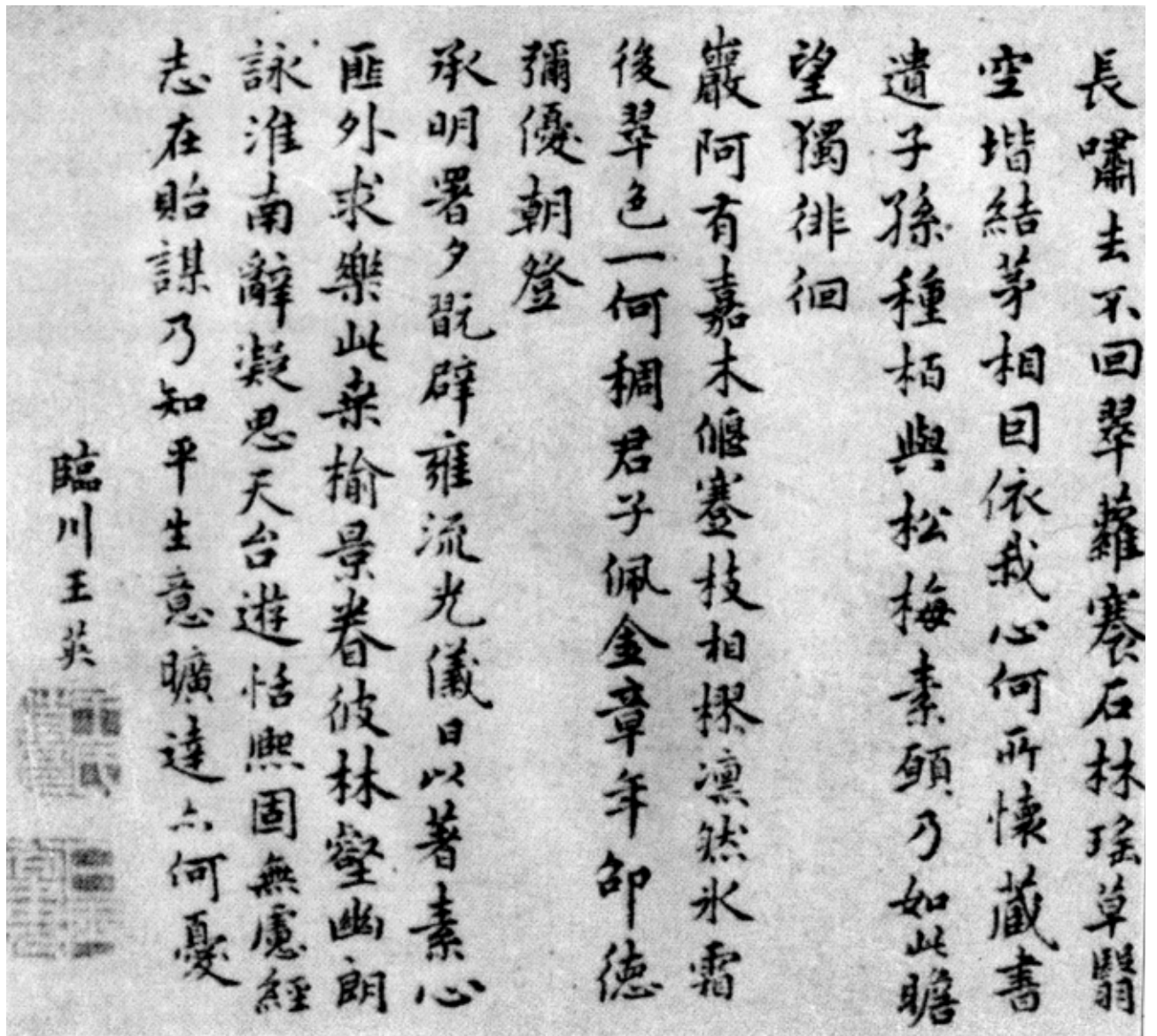


圖30 王英《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1416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 頁42

褚河南臨蘭亭序嘗於秘閣見
之字體稍肥此本甚勁麗後有米
南宮題識信為河南真蹟矣翰
林編修陳鑑家藏甚久其徐之
殊之

臨川王英書

圖31 王英《跋米芾苕溪詩卷》 1450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9卷 頁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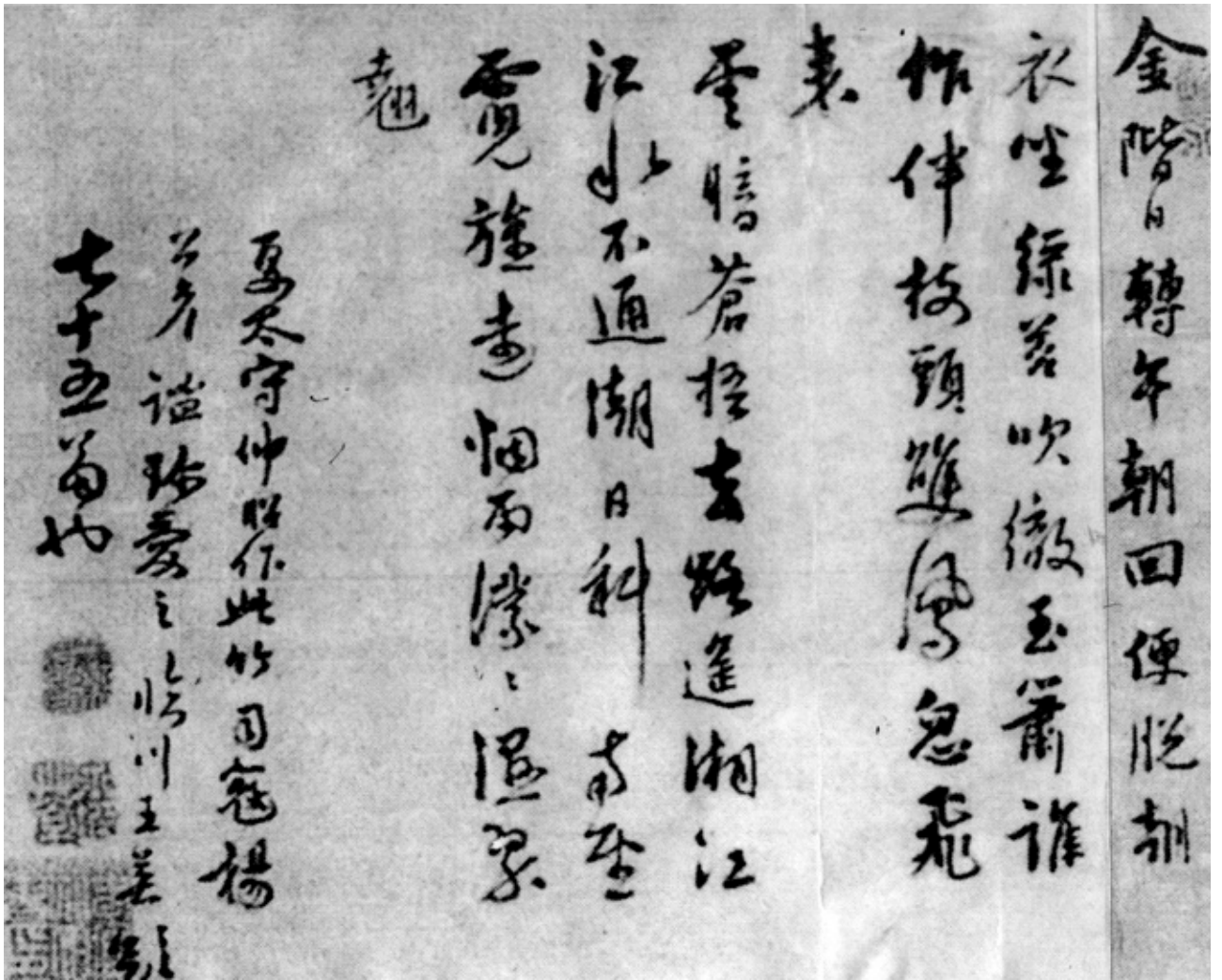


圖32 王英《跋夏昶湘江春雨圖》 1450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 頁5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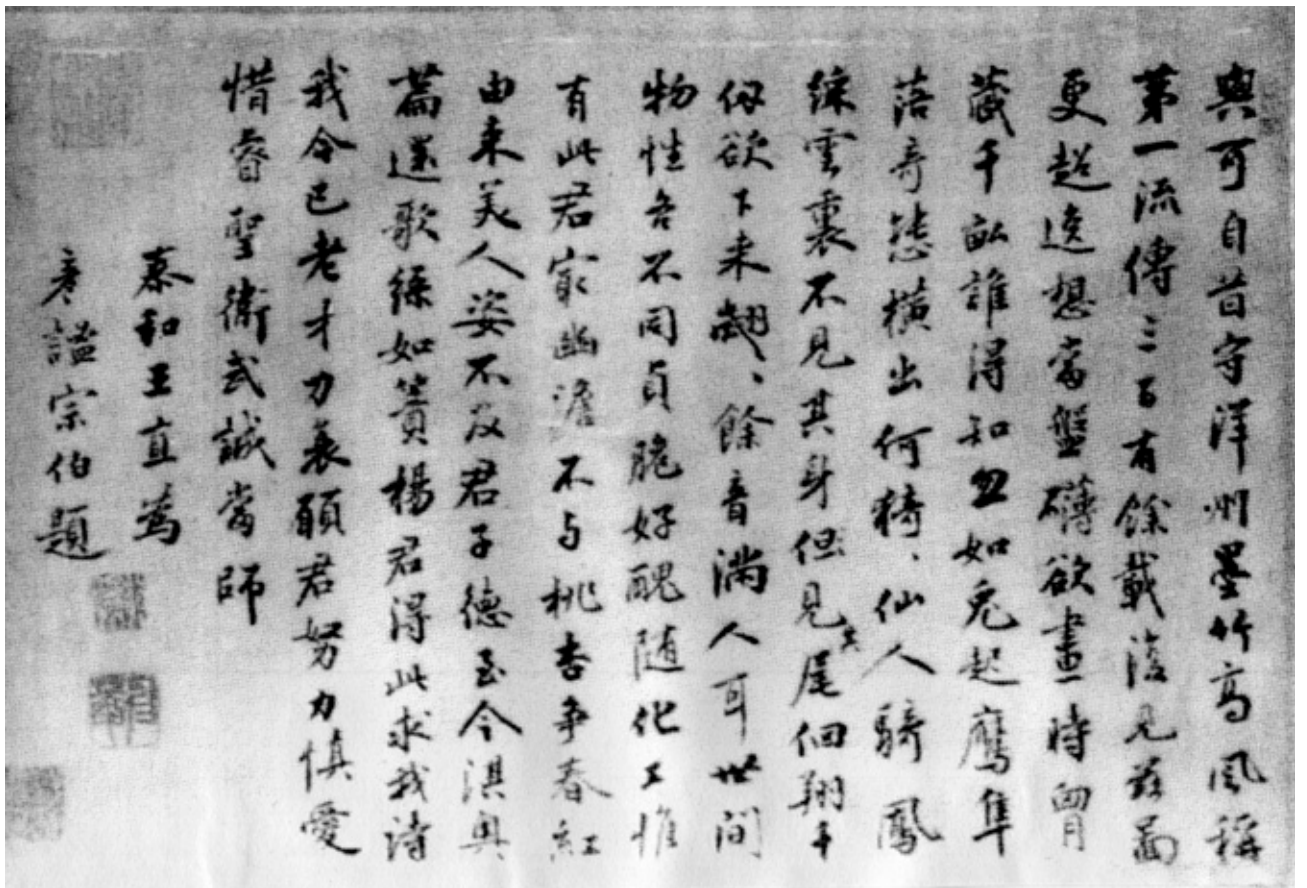


圖33 王直《題文同墨竹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江兆申編《故宮藏畫大系》卷1 頁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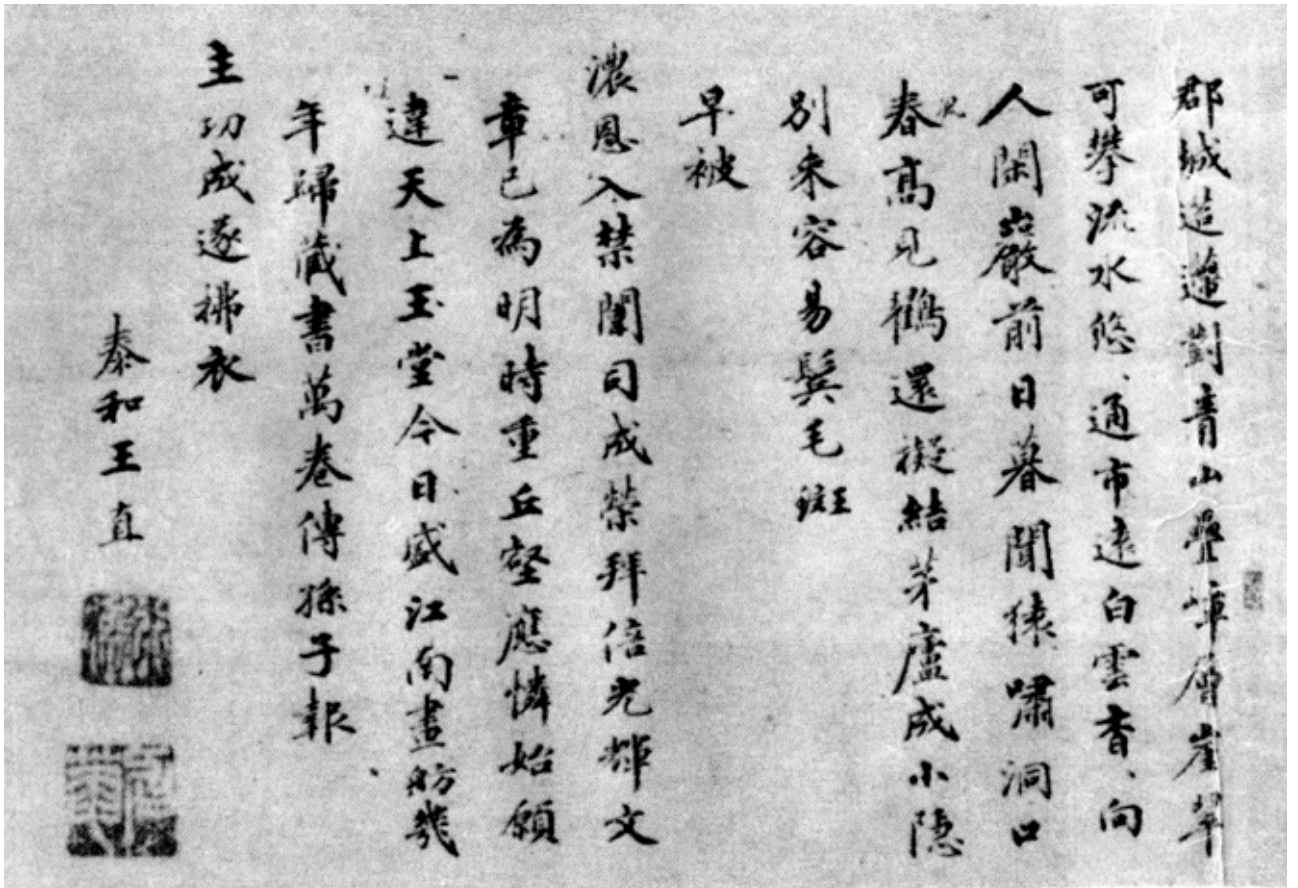


圖34 王直《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1416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 頁42

送仲昭歸省

予友夏仲昭性情豪相得自從
作官二十年日同朝見顏之年
生著書仍著文遠近皆朝至君
軍風神俊逸何似秋江之水春
空雲去老巖壑幾珠秘鳳治揮

在書

帝制九重出入主光輝金帛外論
有時賜間來寓竹吏徒寺洋州
老可同襟期包然免起鷹隼落
滿徑羅列滿湘安意蘭久別繫
遐想路遠難致心缺非庭拜疏
許整歸千里吳門夢先往離思
何堪及暮秋我縱欲挽馬徒留
澹河風高片帆舉後月可別觀
風樓景富雖先謝官早春得繼
翩慰親老象那辱榮荷
聖恩綠衣絢爛照晴吳綺筵拜舞
稱壽觴耳年惟樂未違央人生
有道貴無盡忠
君愛親皆莫忘明年二月春先半
鳥鳥與心相與此時待子須早
莫勿使蹉跎髮毛換
正統十三年七月予為舊患風濕而
因請假均文行券
恩許然仍令理事予亦無家遂日在郡
公務之餘無以自達因書却作如首
于春後經筆既深精力已衰柳以寓
意而已去年已七月矣抑蒼老人慕
和王直符倫題

1029 陳 循 CH'ÊN Hsü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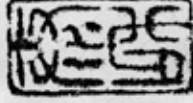
陳 循 德 遵



生範漢
裔先文



之學士
章玉堂



泰和

圖36 陳循《題文同墨竹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江北兆申編《故宮藏畫大系》卷1 頁175
另有：陳循《跋明宣宗武侯高臥圖》款印 1428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晉唐以來書畫繼藏家款印譜》第2卷 頁256-257

玉堂對雪後
 玉堂對雪者同官翰林諸君之世也永樂六年
 春正月乙卯雪趣而取大雪時瑞雪之玉涸林
 相與故玉堂之閑安覽鹿堂之繪於意象張
 生清麗畫已仍雪潤難甚或相潤今
 天至臨新東國象初年歲時和海外春文不
 以爲有雪自有春報之際也吾與諸君者申糾
 帶於
 國御恩德以學德文不煩以及其長養德也
 雖以此故畫暖狀軍同萬世一遇折何幸也非
 用詩人註大田章形之款詠列之雅頌傳之
 今況春堂感海世之由遠秋傳之先
 寵對其清景其可承揚之賦詠以新天下平鳴
 國象之歲者乎後時志列者二人形已格精子
 雪詩二十字種雪賦之時獨精單思多存一雖
 金宣王奏雪警之暢道寬厚溫枝之旨無作
 種地塞之辭溫字耳牛波世和耳之身既既
 新成統行講會君子聚於君宗辭之
 嚴厚士楊君之空後教於其後余亦在論
 君寸時臥病官舍中以不得親與嘉會自親
 滂臨爲之大息及親詣於其光明時下輝煌
 造雅頌於燎前人雖其甚有可樂之者可感
 者也蒙被
 詔將兩州之士九三人其間賦以玉堂或之
 至天朝建論謝列是編之僅二十六至可錄
 歎美夫君子之性惟嘉法之雅達而文琳之
 會余金堂法名選時之合庸相澤劑而思謀
 以聖知久而不增教之也其其或之此而列官
 則先自加阻南望穆思名今日聲存盡憂之餘
 淫池詠歌之樂其下博耶此余所不傳致可樂
 與可感特其川之難於處編之位固不思爲
 則遠感矣之極上之爲吾堂法日之款行或故
 辱非處邊陽四里時以而西問之以知款能某言
 孰在任職孰之嫌休前人孰至由子庸兼而飛
 存孰沒者將桂是編款也外則在是列有其
 不悉不自重歟余固不之考固款不書於存
 以固之爲形君魁將以自屬意
 此世士及第翰林魁情志之即爲漢用述者

圖37 周述《行書玉堂對雪詩并序》 約1408年 福建省博物館藏。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卷 頁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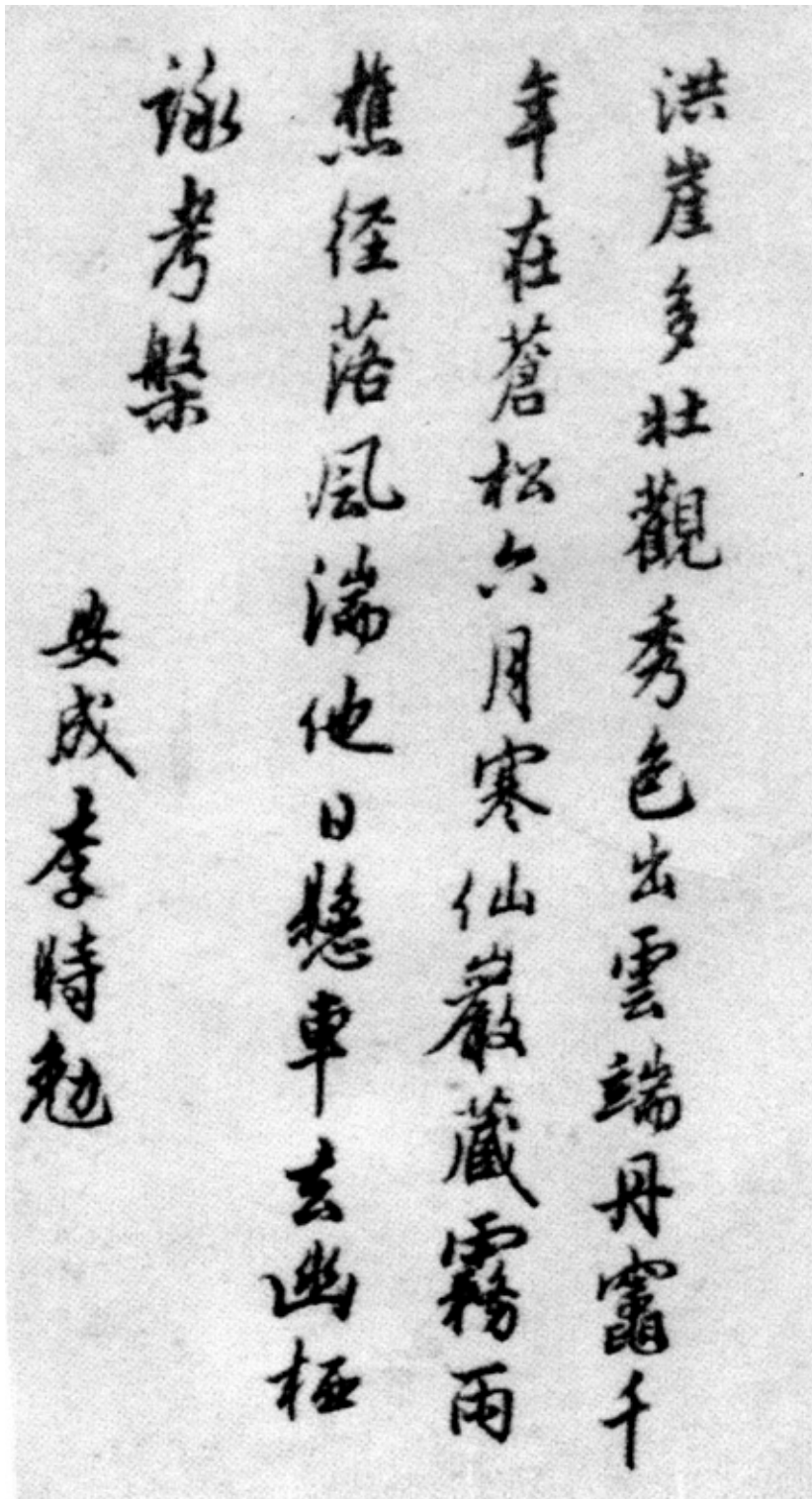


圖38 李時勉 《跋陳宗淵洪崖山房圖》 1416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 頁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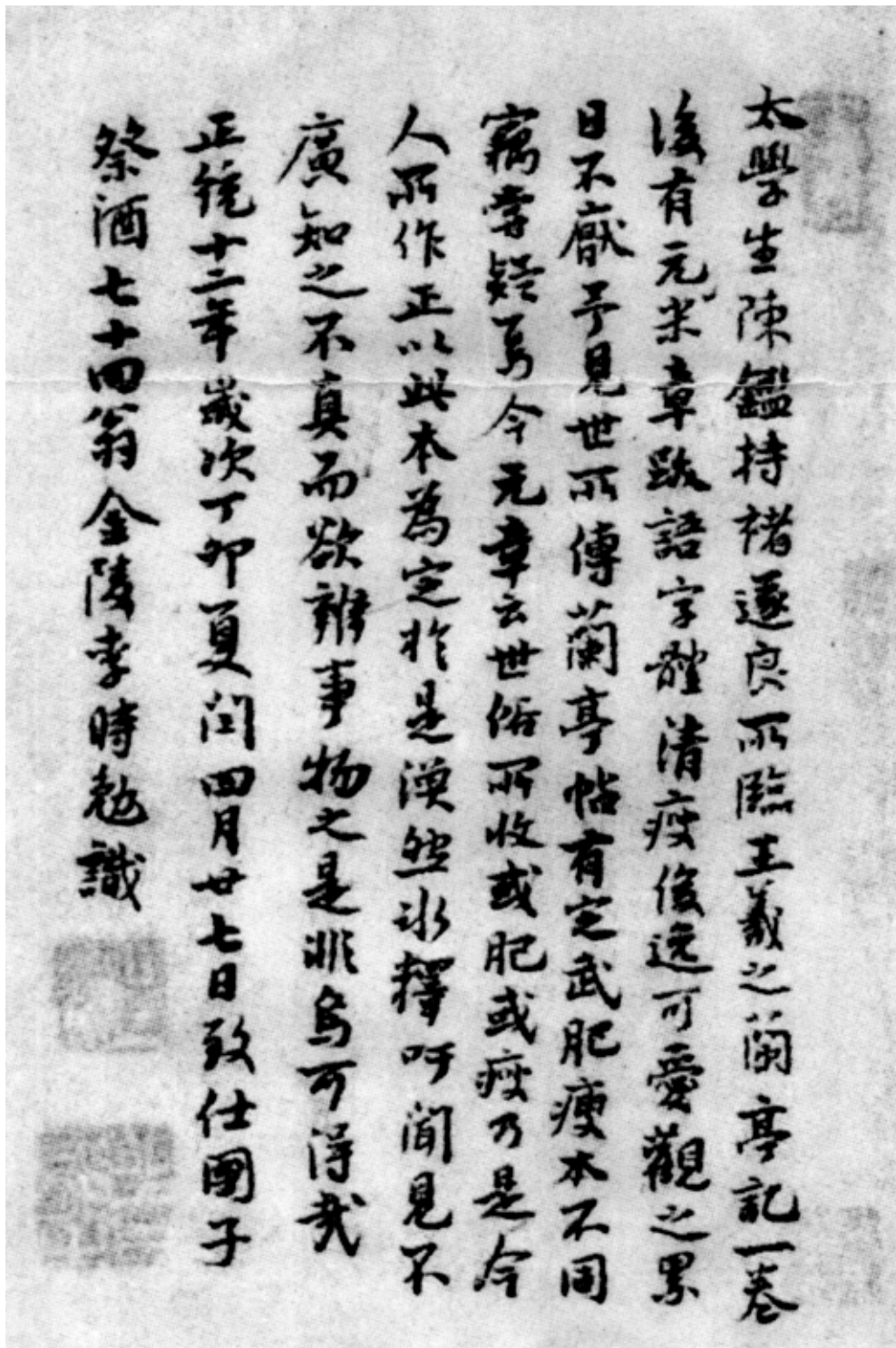


圖39 李時勉《跋米芾苕溪詩卷》 1447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9卷 頁70



圖40 李時勉《跋夏昶湘江春雨圖》 1449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0卷 頁51